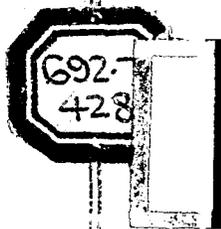


中政校圖書館惠存

入川紀行

張子且著



中央政治學校

圖書館

分類號 692.7 428

登錄號 22775

MB
K928971

入川紀行目次

萬在前面

入川紀行

治七十二遊神不乾

睡蓮鐵索的故里鄧縣

過紫雲洞到瑪瑙觀

保康與山之間

泛香溪登輪至巫山

重慶在望了

陪都五十日

不經成都到綿陽

入川紀行

目錄

22775



3 1764 2073 9

入川紀行 目錄

二

遇刺閣霎時增十歲

平安無事抵寶雞

於今家傑半歸工

過園鄉脫離了險境

大行速寫

肇神與漢奸

劫後的濟源

從我怕到敵怖

空舍清野的教果

晉城陵川道上

男女三俘虜

敵後一個女學士的轉變

生活非常不安定

無時不想走出

實莊被沃難過

誰能挽救這種亂動

如何是好呢

河泊過黃河

等待着命運判決

只有等待着時機

應該受點折磨

希望吼聲驚醒一切人們

想望着國軍前進

現在成了一無所有

愛國也得有門徑

心中變慮得根

只盼奮鬥才是出路

入 則 紀 行

目 錄

五

入 湖 紀 行 目 錄

課目是游擊戰

此地更有生氣了

我一切都好

痛快得很

盡日流浪

一切都在高興中過

金鑾殿上話家常

豫報與豫州時報

短命的霞霧週刊

槍桿與筆桿之戰

劉開生而的通訊社

寶貝張銘新

報界前輩景梅九先生

親天緯先生

携報停刊

張紹堂不怕麻煩

三五通訊社

河南民報的巧媳婦們

一字之疑

新河南報傅瑞華

李國盛教明哲保身

民國日報元勳李鴻音

念二年冬民國日報陣容

黃子超不請客

和平通訊社

吹生編輯

樂天熱請不到客

二平仲喬的傷心事

入川紀行

目錄

五

入川紀行 目錄

記旅行宛屬的伴船張文峯

燕面搗腦案

率與街備茲三

滑稽家楊汝泉

賈狗黑狗冤子

立體文章

關封專電托拉燕

民國日報風波記

滄張季巒先生

交臂夠得上

號房實學

拉攏與對付

好人和搗亂份子

奔走極貴之門

屢獲腹太不要臉

冷冷清清的樂趣

自暴自棄

感情和理智

崇尚氣節

禮義廉恥

入川紀行

目錄

七

入川紀行 目錄

寫在前面



(南)

中國中央圖書館藏
潘真 忽略保存自己的作品，把南京拔提書店出版的尤人物的把
戲治 太平 北方書局出版的瘋了的大小奶奶，都遺失了，只有一本禹
貢社印出的歷代黃河在豫泛濫紀要，還擺在箱子內，作僅存的碩果
。近年心情變了，不是覺得隨筆寫來的東西，有保存價值，但認為
生活上留痕，不應當把牠拭去，最好設法保留着，不管牠有益無益
於自己或他人。

基於所說的觀念，來付印這本冊子，內容包括八川紀行十二篇
太行速寫六篇，敵後一個女學士的轉變廿一篇，金鑾殿上話家常四
十六篇，有以雜湊見責，我是敬謹的接受。

丁丑張承祖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序於河南省訓練團

入川紀行



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，以往非無可奈何，都不肯入川。抗戰遷重慶後，四川成了我們的神經中樞，數年來，天幸有調訓的機會，忻悅能觀龍騰都，看看中央的一切設施，開闊眼界。遂於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踏上征途，次年元月三日歸來，這入川紀行，便是百零三天的生活輪廓。遊記比創作容易，但也要有充分時間，才能寫出像樣文字，這十二篇都完成於行路匆忙中，粗製濫造，當時代替給朋友們公開報告行止信則可，沒印冊子的價值，然沒修正辭句，補充內容的時間，爲了怕遺失，便付梓了。

七十二道脚不乾

爲了在十月二十二日以前趕到重慶，參加中訓團二十二期受訓，於二十五日晨光曙微中走入省訓委會，甫醒，新吾已在，而郁生，榮榜還沒有到。蘊儒等湊吃早點，稀飯八角錢一飯，油鹽八元錢一斤，最簡單的早點，每人就需要五元，生活程度之高，真駭人聽聞，但四月杪初到魯山的時候，大秤四十二斤一斗麥，只費四十五元，現在漲至一百七十五了，那就無怪其然。

我們一行人向西南來，交錯的得達驢馬蹄響雜上鏗鏘的鈴聲，頗富詩意。騎驢涉水過沙河，南來逃荒的災民入目，一個年約三十多歲，滿面菜色，衣服襤褸的婦人，手拿一件小孩子衣服，厥着胸懷前走，後面地上騎着兩個小孩子在哭，一個約三四歲，一個不過幾月，疑是餓餓壓迫下，狠心地棄孩子走，不敢看，不忍看了！迎着不少的馱子，馱着糶糧，妻子，越過很多挑筐攬籃的男女老幼逃荒的，熊背街走過來，人在山中行，道傍聞有稻，稻禾呈金黃色，行將收穫，約可豐收，災民不少飽羨的，可惜太遠，到南孫境內的四十里舖以南，便沒有了！

在四十里舖午餐，每飯三元錢，飯約三兩多重的飯，一元一個去買雞蛋不具，當

地人告訴說：因為今年「糧難」，雞豬得養，糧食無少，結果以兩元錢買只買了四個，我知道魯山糧內亦「糧難」，這話呼籲什麼人出來救治，並告訴老百姓以預防方法呢？近溝路了，下驢子，安步當車，今年辦事，把我們存到後山，七卡對邊牌不乾」的寫實改變了，但毫無損及狼牙交鋒的殘廢蒼頭。

二十六日是出南召城的南門西面來，沿路兩旁，都是有石頭的沙地，除填很變的包茅及黃白草外，簡直沒長東西，經過草店等處，生意都難條得很，飯舖門口不少擺着熟肉，比饅頭便宜八角，只四元一斤，原因都餓不起豬頭，小豬買不上價錢，只好殺了自己賣。沿途有的是柿子攤，只售兩角錢一個，可算公道。過龍勝，遇運麥牛車三五多輛，都插有省政府平價購銷處運輸車小旗，這個官運加上三五十一羣，三五十一羣北上販糧食客，北邊的糧價亦許不會再向上漲。

曹店午飯，麵條，饅頭，價並不便宜，但質量比昨天在四十里舖好得多。曹店南，有幾個河井，灌溉約有二三十畝田地，穀穗長得雖細的像老鼠尾巴，但赤地千里中一片青，亦可看成寶貝，靠路西傍之河灘種有柳樹甚多，是防止再沖刷填，已經成塋了，這當然有人提倡的。再前一批災民男女老幼不下四十人，其中一個向我說：「娃們餓得哭，求老爺們給兩毛錢買個柿子的。」不敢說買糧，災民們希望，獲容易滿足，全體上下

據大救災，使他們或她們不要餓死。東抬頭到皇路店路上災民更多了！兩個婦人在怨天恨地，一個道：「：娘的×，幾個月了，沒見過一粒糧食籽，」無怪乎災童們，都是大腹便便，好像害瘡病一般，這是因爲把些沒養料的野菜等硬向肚子填，弄成這個樣子，這些兒童，關係我們黨國將來前途，我們不應該讓飢餓損害了他們的康健。

皇路店北街的生意，簡直都關門了，南街還剩有幾家，出皇路店南行，路兩旁包茅非常的多，想到充屬已是春秋戰國時的楚地，齊責楚「爾貢包茅不入」，就是這個東西。車夫就路旁吃瓜，剛把瓜皮扔了，一個約有四歲的女災童，拾起來，連沾的土向嘴裏送，車越過她三十多步，一個婦人喊：「……你快來吧！人家走得沒點影，！」聲慄慄異常，南風詢她孩子的數目，共有四個，除後邊的及懷抱着的，頭裏她丈夫還挑兩個。

過殷店，距石橋近了，路旁不少白菜，蘿蔔，芋頭，甘蔗，石橋向有好蓮葡之稱，所謂「南陽石橋蘿蔔，魯山張食鎮的薑，禹縣神后的姑娘不用相」是也。一行人太多了，匆匆而過，不願耐擾友人。下榻勝利飯店，晚飯要了五個菜，兩個湯，只六十一元。菜頗可口，價亦公道。飯館伙計講，生意亦不成，原因附近沒收秋，行客亦太少，一行制百行，田地不收成，一切一切都受影響。

二十七日晨來甯，英民太多了，趁得行人嫌得特別少，他們沒有一定的地方去，隨地拾柴，拾野菜，討飯，做飯，住宿，不但全家逃，似乎結合了親戚鄰居逃，聞亦有聞北國的，爲數很少很少，問爲何回去，知是回家種麥，他們只爲了苟延殘喘，無目的地，少有點辦法，立刻就收起流民式的生活。槐樹灣錢只四元四角一斤，比北邊賤了四角，雲漸濃了，細雨下起，我們於雨中踏進了闊別的南陽，看時計不過十一點。

二十七日午後寫於南陽華統泉

張巡鈇玄的故里鄧縣

二十八日的早晨，南陽天氣陰霾，我們一行出南關的西南門而來，臥龍崗早餐，紅薯稀飯，是由魯山出發後首次看見。沿途蕎麥地頗多，這是旱災後的現象，遍地開白花，可冀收穫，不傳魯山南召種上又都旱死了！越過一批一批扶老攜幼在細雨中強掙扎着走的逃荒者，近茶蕪崗，賣熟紅薯的兩元一斤，比二十八年秋季貴了三十倍。上崗比較費力，車夫說：「過了辛店崗，一溜梆子腔」，形容南陽鄧縣間只這二十里坡度大，隸都是平坦大道了。到辛店，是個製造毛筆馳名所在。

趕過清華鎮後，滿天忽變魚肚白色，大雨降下，路面泥濘，冒雨到穰東，都成了落水雞。這裏不像南陽禁酒，可以隨便買着吃，但饅頭賣四元六一斤。三時許雨止前行，到故事坑已傍晚，有後備隊站崗。入吳集，鄧縣丁叔恆兄派槍兵來接，他是盛辭了河南省黨部委員，努力爲地方服務的人。摸黑踏泥濘過澗河時，月出星滿天，雨過天晴，蕎麥紅薯可以增加收成，播麥毫無問題了，種上三分收。聽說距麥季還有九個月，災民心理恐慌，比較總減少多了，行人再淋雨也值得。夜十一時入鄧縣城，「南鄧縣北武安」是河南兩個富庶區；不過民廿匪鬧得太兇，殺死逃亡了廿餘萬人，荒蕪肥沃的地區，南

北長六七十里，東西寬三四十里。抗戰後，還鄉運動把在外的人才都招回來，省府又設墾荒處，治安無問題，流亡都歸來，又變成原來的鄧縣。筆者二十一年夏作大公報旅行記者時經過此地，一切印像都模糊了！一切都改觀了！每保有兩個國民學校，中等學校共五個，雙忠中學的地址是鐵玄，張巡的雙忠祠，這兩位鄧縣先烈，彪炳宇宙，與日月同其明，不愧「國士無雙雙國士，忠臣不二二忠臣」的贊語，希望該校能多培植些類似鐵張兩公的人物。

二十九日經鄧縣南關西南來，南關是鄧縣最繁華區域，今年生意也不行，好在柵是老河口南陽間的要衝，門面都還維持着。路兩傍間有菸葉，棉花，農人犁地的，播麥的，都同爲下「透濕」了，喜形於色。十二里到刀河，迎見××師開拔，大部是廣西健兒，沒一個民夫，沒一輛牛車，一切都是士兵挑背着，他們很靚觀，和顏悅色購賣東西，賣錢的以四元老秤一斤出售，態度和對其他願主一樣，軍民之間渾然不分界綫，這便奠定了我們抗戰勝利基礎。飯舖有茶葉，客人要泡茶，五角錢一杯，白水便不取值，是比較魯山南召特別的地方。雨後路難行，止於五十里之林把宿焉！這是鄧縣大鎮之一，有三百多戶，過去兩湖，川，陝，山東，安徽，直隸等省名馬，以此地爲「聚口」，客人既多，繁華異常，入民園後鬧匪，這個馬市便不成了！據當地人講，麥收了七成，秋只有

三成，有無彼此通融，勉強可以維持本地民食；但南召、魯山，寶豐等地來此逃荒的太多了！人口驟增加了三分之一，將來要鬧得都沒飯吃。此地並沒豐收，災民流水般向這裏逃的原因，是投奔親友。光緒三年年兇，他們的前輩逃來，有下戶的，有將女兒嫁給人的，民十八年年兇，他們也是如此，於是現在找關係來了！稍有牽連，便沾上來，親戚的親戚，朋友的朋友，弄得主人哭笑不得。鎮上德大鹽號，主人劉永德，原是南陽南召間的石橋人，也是以前逃來的，居然賺了十餘萬元，現在在他家吃飯的災民不下七、八口，事實供給不起，遂客令不好意思下，正盡力想將生意歇業。

三十日早離林把，到孟樓南門外。是河南湖北分界的地方。入湖北境後，棉花地很多，白絨陪襯着綠葉，非常美麗，青桃累累，可卜豐收。孟樓到老河口一段公路，差得太差，加之地勢崗窪又崗窪，拉車的吃力非常。到辛店，街上晒着很多玉米私，澄黃可愛，肥大異常，河南亦是玉米區，因為亢旱，從魯山到孟樓三百四十里，沒看見曬玉米的。

穿光化城而過，牠那鐘樓上寫着「地盡其利」，城內只有零星的住戶，大部面積是種農作物，大街上晒的玉米，老草，蕭條的城市，是我半生所見縣城的第一個，那四字真算寫實。這當然因為精華集中在老河口的關係，光化到河口路上，一通石碑矗立着，六

張逆毓玄的故里鄆縣

八

個大字是「周伍子胥故里」，這個春秋英雄，很足引鄂北豪傑攘袂而起，爲抗戰盡力。

三十日夜於老河口鄆陽飯店。

過紫金洞到瑪瑙觀

水旱碼頭的老河口，在國內商業上供獻很大，於是遠近馳名，把隸屬的光化縣倒湮沒了。宜昌沙市失陷後，老河口成了豫皖鄂各省入川的一個要衝，但據生意人說，現在大不如從前，因為山貨下來出路少，淪陷區偷過來的洋貨有限得很，長此下去，歇業的一天多一天。爲了免「剗杆」停留了兩天，知道去年襄樊吃緊，數機天天來轟炸，近一年雖經修理，還有不少的斷垣殘壁屹立着。光毅梁警備司令，有強項名，文武官員怕他辦難看，很少有賭博的，他逐漸施行到商業界，已兩商會主席。勸告好成牌場的良友等商號，立刻停止活動，不然定要嚴辦呢！

三日早晨細雨紛紛下着，我們決定起程，由汽車站傍下襄河，白茫茫水天一色。舟在雨中行，從八時半到九時半，已行十五里，在荊家河登岸，飯舖伙計一片「老朋友」聲中，爭着拉客。乘剗杆順公路走，其快如飛，沿途棉花，豆，……甚茂盛，離開公路不遠，已是穀城管的石花街了，這是個繁華市鎮。旅館飯館，比較都還過得去。四日晨雨還未停，剗杆堅不願走，多方交涉，九時半才動身。十里過白茅店，即入山中行，小道羊腸，崎嶇不平，亂石磷峒，光而且滑，剗杆夫「拾高」，「勾腰」，「滑得狠」

「踏得穩」，「亂石橋」，「慢慢跳」，「又滑又光」，「封官拜相」，……聽呼後處，不聽於耳，上坡，彷彿頭倒懸，下坡又像筆直站起，傍深澗，走棧路，到了那愈轉彎處，所坐的剗杆在空中了。越乾柴岩，大麒山，小麒山，到鴨子嘴，剗杆夫又不想走了，經一番爭執，鼓勵，一氣趕到紫金洞，房屋還堂皇，但本地只出產玉米，北瓜，肉，麵，米，蔬菜，都是由遙遠七十里的石花街運來，生活異常窮苦。又是半夜雨，秋雨連綿了！五日晨雨不大，復起程，二十里到財神廟，廟建築還不壞，四五家茅屋飯店，香油，大鹽，葱薑蒜棧缺乏。三里許，翻蔞家坡了，這是十五里的大坡，號上七下八，快要下時，雲霧濃濃好像在脚下，又降越雨來。過坡後，沿路不少造草紙坊，雨越下越大，一行人都成了落水雞，祇好停止在瑪瑙觀，計今日行五十里，這仍是個苦寒地方，據說三年未收，一帶人靠着上通開峯嶼，下過穀城的南河及入川路生意維持，苟延殘喘，猪肉價五元，麵只四元，不像河南魯山肉比麵便宜一半，才算真幾年。

十月五日寫於瑪瑙觀

保康與山之間

五日止宿在瑪瑙觀，一夜秋雨，六日晨依然濛濛下着，溯南河向上行，小路狹而崎嶇，時時得下剗杆，里許過後，便走入保康縣境，由石花街算起，在穀城境內已走了一百廿里，所以有一房縣一條錢，穀城一大片的諺語。吃蚤窩吃早飯，玉米糝糝米的稠飯，一行人當海參魚翅吃，風掃落葉席捲而空。問新從滬上逃出的丁乃洪怎麼吃得下，知道上海租界被敵人統制後，名義上對口售糧，實際買不到，買到亦不夠吃，受慣了的人，得此已屬珍品了！

開業嶼是個比較大的鎮市，不是下雨，昨日應該趕到此地歇宿，匆匆過去。行人很少，因天正在下着，沿着河走，時而得涉水，雨多水大了，深及腰際，剗杆夫小心翼翼，努力與水拚命，我坐着，只感覺着已被水向下沖了！到倒座廟了，離保康城祇有二十里，雲薄太陽恍出，非常開心。進保康城，這山城貧乏得可憐，問縣長劉沛然，才知一月前自戕了！原因急振款發的晚，民政廳長朱懷冰蒞臨視察。警告他以後辦事要細心，朱廳長去後，他覺得對不起長官，對不起民眾，便先打死了如夫人，又行自戕。記得赴君是軍校出身，湖北監利人，廿二年曾在開封新聞界待過短短一段，從政自戕，實屬遺

減。

七日晨離保康城，又細雨在下，十二里過黃土陵後，雨始止，朱家場早飯。今日涉水更多，河亦更深，行到深處，剝杆夫前後「杭育」，「杭育」，拾乃洪的前一個腿插到石縫中，拔不出來，幾乎出大危險。車風坪過後，不涉水了，到後坪，是水發源地，算是走盡水路，這天就歇在此地，計行七十里。就小店廠房內打鋪睡，骯髒得沒法形容，吃的菜蔬更說不得。八日晨動身時雨沒下，但昨夜又雨，起初雖沒上山，而雨後的黃泥路滑粘的不得了，翻大石老山，一步一步向上爬，慢慢高，泥滑更很，只得腳手一起用，雲從袖中出，人在霧上行，環顧山在下，俯瞰谷無底，到極峯了，風大得很，冷得很，累得筋疲力盡，乘剝桿下，陡得很。雨又下起，到羊五壘，計行三十五里，已十一時半矣！順溝行十餘里，上了新修的路，雖在雨中，行走頗易，雲時已是歇馬河，冒雨前進，雨越下越大，抵向家店，一個小小的所在，早有兩批客住下，說了很多好話，湊出睡覺的地方，只得自己暖濕被屋了！

九日晨黎明動身，行不多時，旭日東升。五六里後，上上復下下，石路，泥路夾雜着，下陡坡處，好似上下垂直綫，慢慢又慢慢的扶着下，乃洪倒了一，下幸虧南觀扶持着，不然要演慘劇，但我們眼看着一個担夫跌倒，摔的只「哎呀」的叫。官斗坪到了，

昨夜一批客把東西吃清，飯館連夜到歇馬河採買，才回來，饌剛上籠，蔬菜兩元一盤，比向家店貴了一倍。前行十二里，路仍難行，只到過了黃蓋，入興山縣境，已踏上修築的小公路。板廟距地高了，寒冷非常，有個廣東人的三友飯館。大鼓一下竹槓。向大水坑趕，得了十里地的黑，也是擁集的大批客人，店帶飯館的主人是江蘇人，伙計們則山東安徽的都有，主人是當過稅警隊長的，伙計都是從前的稅警。生意很發財。

十日由大水坑起身，十二時已行四十五里，過界牌壘，快馬加鞭的前進，過了黃蓮坪有二十五里下坡路，我們爲了趕路，有時自己走，目的地興山近了，剗杆亦拾得更更有勁，興山城在望了，國旗在家家門口飄揚着，因爲今日是國慶紀念。

十一日於湖北興山坤記三德客棧

泛香溪登輪至巫山

到了興山，從老河口起五百四十里旱路，算走盡了。湖北這一段，保甲辦的比較完善，窮鄉僻壤，家家戶戶門口都懸着戶籍牌子，除掉後坪等少數地方，鄉政人員，都非常注重清潔衛生，尤其興山縣的界牌壘，絕不雜亂向街上擲果粟皮。過保康後，大鈔價值絕不低於小鈔，已無貼水那回事。興山在山下，沒有城，爲了靠縣的香溪可以運貨出入川江，東西行走，大行繁華，不像保康那樣蕭條。到後進東門，走盡了唯一東西大街，沒有找到旅館，不是沒旅館，都告人滿了，又回到東門外，給坤記德三客棧女老板仔細打量，都生在牠的樓梯邊開個舖位，我們六個在樓上一間屋內，兩個人夥一個舖，算法是每人一天三元房錢，茶水小費在外，可算昂貴極了！香和飯館是興山縣第一家，菜的味道還好，饅館稱「么師」，秦椒叫「海椒」，「來碗麵帶黃」是硬一點，「帶青」是加青菜，跟南甌學了不少乖。

十一日是星期，天明望窗外，又在下雨，探問乘往薊歸香溪鎮的船均歸×××集團軍稽查處統制，必須舉行登記，來往碼頭及該處三次，填給乘船證了，一號船上裝着比珍珠還貴重的軍火，起卸沒有時間，等於畫餅。找那個填寫的梁書記，他沒其他辦法，

辦我們等或起早走，最後請縣政府幫忙，派了張巡官交涉，因錢處長請客走不成，給我們換了七十七號船，當交了七十元的船價，急忙登船。船上向老板因已裝了五千多斤的貨，急於開船，我們又是出錢的客，如接待喜神一般，但通行證稽查處直接交給準備乘的秘書，參謀了，沒在老板手內，結果等到四點半鐘，始行開駛。這香溪水淺灘多，稍一不慎，船撞在石上，便要撞壞，向老板是行家，掌着舵，其他的三個梢公都光着下半截身子，謹慎努力的工作着，一過淺水，船低被石頭磨的肢肢叫，緊急關頭，他們便跳入水中推，背，拉，用力再用力，等險地過去，便輕鬆一會。行了二十五里，天傍晚了，再行，因水淺，船淺擱着，弄到夜色蒼蒼，慢得蝸牛般的爬不出來，我們都捲起褲腿，下灘幫着推，才得繼續前進，至三十里地處，黑暗籠罩了一切，雖說今日午後陽光照滿大地，現在滿天星斗，也只得停泊河中。離村落還有三里，又得脫衣涉水，大家決定就在船上過夜，託老板代買餅麵，費相當時間，飢者易為食，連最講求飲食的郁生，只贊嘆着好吃，好吃。於是蜷曲在船艙中過夜，身下貨包墊得發痛，我們笑着說練硬功。

十二日太陽戰勝了雲霧，我們的船仍如昨日費力的前進，過大峽口，接近白馬灘了，這是險地，我們下來沿岸走，順便吃早餐，過灘後，才重上船。午後一時許到香溪香溪，是香溪入川江的日子，香溪水與川江混水，界綫異常顯明，靠岸帆船大小多如蟻

蟻，我們走完了興山到香溪鎮的九十里水路，下榻大同旅社，是此地第一家，但光緒清潔都差，却要十一元一間，加鋪位另索三元，吃山東國民飯店，是山東人開的，但大小葱都沒，薑更找不到，一行七人吃了百零八元，比河南生活程度還昂貴。

駐防老河口的憲兵十七團團長劉家康兄，是河南商城人，著有倫常等書，對國學有深刻研究，鄉誼情殷，不但請吃飯，還寫了封信，囑沿途憲兵隊長關照，予我們不少便利。駐香溪的陳隊長友亮更特別幫忙，十三日沒船隻，十四日民生公司的民貴輪到了，這是直開重慶的票船，他親通知，並派班長送到船上，香溪根本不賣票，而且長江是遼京惟一便利的途徑，在三斗坪已上滿了人，裏裏外外，橫七豎八的坐騎着，上船都沒法下足，但我們不但買了票，反以三百元的一活統票，安置在餐廳內，算是價廉物美，如登天堂。

船靠巴峽的兵書寶劍峽的附近，如書般的幾塊木板，江水長得再高，亦淹不着，人更沒法探研究，呵！善慶隆翻的山河，承祖先遺留給我們，應該如何努力的保衛呵！

汽笛三遍後，船向上駛了，時計才過四點，站船欄看看江，看看山，真是美不勝道，只有贊嘆，過獨歸了，遠望亦是個小縣，這是多麼聽的名稱。過洩灘，是長江險灘之一，有一與灘洩灘不算險，還要過一次鬼門關之謠，輪船加足了馬力，茶房來喊一下

樓來」，看浪高水急，烟筒冒着濃厚的烟，乘客都在担心着。平安渡過了，傍晚泊於巴東，人有上有下的，脚力勒索客人。兇橫情勢，爲他地所未見。入夜了，我們將被擣打開，歇在餐廳的地板上，與廊下睡的客人相比，已覺舒適。

十五日未起，船即開，將被擣收起後，拿着手巾，漱口盥排，在廁所門邊，等進去解手，漱盥畢，已入川了，船尾看巫山十二峯，風景天成，自然畢竟偉大。九時許上巫山縣碼頭，賣栗子，梨，石榴等不減香溪。巴東，我們登岸遊巫山城，規模不算小，生意衆多，不過被敵機炸的斷垣殘壁，還屹立着，沒有修復。

十月十五日寫於泊四川巫山碼頭之民貴船上

重慶在望了

民貴輪停巫山，壞了舵一個，據說還有兩個，不礙行駛，但船主爲了責任問題，打電請派民生公司，於是十五日的下午在待命，十六日的早晨仍未開，一船人焦急期待，尤其趙新五先生，張克勤，陳南鯤，熊郁生，筆者，彭榮榜，及六戰區黨政分會白政務處長，湖北教育學院徐教務長，八個受訓的恐怕誤報到時期了，好似熱鍋上螞蟻一般。九時許警報，乘客爭上小划向岸上躲，在進巫山城的路，豎着一個「當箭碑」，這種迷信東西，地方當局似應該剷除掉。這地麵只三元六角一斤，比我們河南要便宜四分之一，白酒六角錢一兩，還相當的好，不過蔬菜，肉類太貴了，一盤栗子燒白菜價九元二角，炒豬肝則索八元四角，吃米飯是三元一客，你可儘量吃。本地出力的，無論男女，頭上大都纏着一塊布，而且白顏色的多，我最初疑惑怎麼多的孝子，隨後才恍然大悟。他們無論大小，開口閉口是「老子」充滿了行人的耳鼓。

我們在香港登民貴時，民權輪向三斗坪駛，現在民權又趕回來，下午三時半警報解除後，我們的民貴才隨民權之後西駛了！傍晚到了奉節，就是從前的夔州府，起泊上岸進的是小南門，那個無數的石階，累得兩腿發酸，這是個大規模城市，也是被敵機炸得

殘破不堪。滿街充滿柚子，色黃可愛，斤餘重的，只索價五元或二元，但實際只賣一元多一個。掛麵本是此地著名產品，四元八角錢一斤，據說煮出湯清如水，梳子亦很著名，兩元錢一把，我們爭着買，因為價廉物美，打太平天國的名將鮑超，是此地人，相傳窮得把老婆都賣了，出去當兵，等衣錦榮歸修侯府，那個被賣窮婆子便變爲侯爵夫人咧！

十七日晨船向西駛，八句鐘許停古林沱添煤，那煤船衆星拱月般圍繞着，只到十一時才裝竣開行。過雲陽已是午後一時，船上望雲陽建築，一切還壯觀，南岸的張爺廟，廟服侍的神是張飛，傳說桓侯的首在廟內井中，過去帆船經過此地，必須燒香，否則，要發生危險，根本通不過，但我們只遙望見廟壁的「江上風清」四個大字，和從前的某師長在對廟建築的那座巍巍的洋樓。

觀音灘，瞿塘峽，滄瀨峽，都在奉節下，那峽窄得遠看江似盞了，駛入彷彿只能容得下這隻船，過來回頭一看，只見峭壁萬仞的山峽，看不見船從何處過來。奉節以上，沒峽了，灘也少了，兩岸茂林修竹中間露出一角房屋，直不亞神仙洞府。四川呀！不愧天府之國，無一邱一山不可愛。

夜色籠罩了大地，雲霧蒼茫中看見無數電燈在照耀着，那是著名的萬縣，也有新舊兩城，中間有大橋連接着，揚森建築的公園，規模非常宏大，可惜都受了敵機摧殘，平

時有四十萬人口，比我河南省會的開封堂皇得多。船泊在江，江面太寬，天在下着雨，真是天無三日情的四川，我們便沒上岸游覽，計香溪到巴東一百二十里，巴東到巫山百二十里，巫山到奉節百二十里，奉節到雲陽百八十里，雲陽到萬縣又百八十里，共七百六十里。

十八日晨五時半，民貴繼向西駛，過完嶺後，兩岸山低，且盡是土山，配上勤快的農民，可說無一寸廢地，因為沖刷容易，江面也寬得多。船上有特倉鹽浴所一個，二層的船尾上普通廁四個，但人太多了，不敷分配，解小手，儘可佔在船邊，向江心洒，有女性在傍，她決不噴，解大手，便成一件麻煩事，尤其早起，必須候差般的，站在廁所旁邊，等個把鐘點。民貴船是民生公司的，該公司創辦人盧作孚，十四年以一隻小船起家，慢慢發展起來，抗應後，收買了不少，現在二百隻以上，成了中國大企業家，最大的輪船，是民生民族等，民貴算二等貨色，上行，每小時只有三十多里的航程。船上租織有船主，大副大領江，二領江，三領江，大車，二車，三車，是技術人才，管理行船駕駛，與船主平行的，還有經理，共分會計，雜務等，管理售票，入事等廚房老板，則係包飯性質，另外一專，非公司系統。船倉則分物倉，官倉，居倉，囤倉，活倉等五等。活倉從三斗坪到重慶票價三百元，另索飯價，囤倉較活倉加八十元，房倉則較活倉多

一倍，官倉多三倍，特倉則多五倍，但重慶到三斗坪，下水便宜，活倉只一百八十元。

十二時許逼近中州了，洋樓巍巍，四層五層者不少，原因，地形高下不同，遠望清幽異常，而綠樹中露白房，半隱半現。點綴得如在畫中。少數客下來，船仍前行，三時半到高家鎮，那是鄆都縣東的一個大鎮，船決定夜泊此間，我們起泊了，船靠近南岸，坐小划子則沿北岸走，走到頂上頂上，再擺渡，方不發生危險，這個鎮有一中學校，肉呀，雞呀，充滿市上，足證牠的富庶。麵三元五角一斤，米只三元錢一斤，豬肉八元錢一斤，雞是十元斤，牛肉熟的，索十六元斤了。最便宜的是柚菜，三元錢斤，然比香溪費了四角，牠是我們登輪船後，除船上例開的小菜外，唯一珍品，一行人笑着說，入團以前先來一個預訓，實際上法幣不允許買好的，在香溪買票的錢，就有一半不夠了，票價是拚湊的，那還敢再講究吃飯。

十九日早前行，經過鄆都縣，我們在睡夢中，九時到湯園寺，船要添煤，只到十二時許才再西駛。二時許過涪陵，是涪江與川江的交口，貨船如蟻，繁華異常，五時半後，泊涪陵之石沱鎮，下船遊覽，賣麵條的很多，歷階而上，到最高處，市面亦到盡頭，起泊時小划，每人三角即可，別處至少五角，或一元，許是地方小的關係。

二十日未起床，茶房已賊長壽的起泊了，長壽過了，船速度似乎加速，過木洞了

，船不歇的前駛，我們久欲觀光的陪都，中華民族的抗建復興地重慶在望了。計自九月二十五到現在共費二十六天，離魯山後，完成了到湖北興山的一千里旱路，興山到重慶的千六百九十里的水路，後天就是中訓團二十二期截止報到期，中間只有一天時間。

十月二十日寫成於重慶在望的民貴輪上。

陪都五十日

十月二十日的午後二時，民貴於我們欣慶中到了陪都重慶，靠著了總船，乘客太多，檢查人只准由一口下，頗費時間，我們都是受訓的，一問就讓過，行李根本沒有被打開，念元包了一隻小划，但船老板爲了本身的利益依然搭了其他客，浮到朝天門右邊偏僻處，大糞滿地幾無隙地插足，七個人的行李，兩個腳夫便抗着上岸，肩臂力量大可稱贊。喊黃包車，大都不肯拉，強而後行，到林森路五十號農工銀行，這是河南在重慶的唯一機關，經理胡善樵是河大同學，派工友費了兩點鐘時間，也沒代找到旅館，無怪一般人說：「重慶找房子比我工作難，找工作比我找太太難」了，結果只好都在該行湊合。晚到夫子池新運招待所，那是出席參政會的參政員的宿舍，得見湖北參政員李慶方氏，李先生當過河南教育廳長，河大文學院長，故吏門生遍中原，大有功與吾豫，年逾花甲，尚孜孜研究學問，堪以表章，堪作吾儕後輩模範，至慈祥愷悌，殷殷詢舊雨及門生等情況，古道熱腸，猶其餘事。

二十一日黎明即起，與新吾先生及克勤渡江到海棠溪，搭車到南泉，我是先到總角交張逢沛寓，他在本省新聞界工作過八九年，現在中政校研究部擔任首治歷代吏制史，生

活雖清苦，興趣頗濃厚，到張幼山先生寓，他是我中州大學時模的校長，先生蒼老了，但比從前胖，精神很矍鑠，別了他到中學老同班張金鑑寓，此兄是中正校行政系主任，著述頗多，篇國內有數行政學專家，與專攻國際問題之羅夢冊，均本省人士中近年在國內學術界獲得相當地位的人，夢冊系筆者大學預科同班，但對伊兩人，絕非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觀念，特別提出者切盼治學之青年朋友，追隨前進也。旁晚由兩泉趨回，夜在德上逢警報，不辨方向，跑得昏頭轉向，可幸的旋就解除了！據說重慶警報本年只有兩次，我們算趕上第二次了？即令是老重慶，亦很難講清方向，因為「重慶是天不分春夏秋冬，地不分東西南北，人不分……」

二十二日晨晤夢冊，同吃早點，伊因出席參政會，我要到中訓團報到便匆匆分手。到中訓團，先看見「繼往開來」，旋「頂天立地」亦呈現於眼簾，只這八個大字便是怵目驚心，感到吾人責任重大，不容過胡塗生活。進門後行李便有人負責運，保管，你儘可放心辦入團手續，填表，檢查體格，天雖晚了，隊上仍有吃飯，佈置可算周詳。

受軍事管理，是半生破題兒第一遭，我們從老河口到香溪途中受過預訓了，對飯食覺得並不差，最感覺困難的是整理內務，扯得東來西又縲，做不到方平，直稜等條件，開始把握不住時間，一切弄得非常緊張，大小便都抽不出空，不是時間不夠用，應該歸

究于平素生活浪費了時間。二十三，四兩日隊上官長未讓我們一分鐘空過去。二十五日正式參加升旗後，教育長王東原講團的組織系統，他那規行矩步，絲毫不苟，使我肅然起敬，介紹團內中隊長以上官長，第一個是副教育長張軫，張氏是我們河南羅山人，過去整理十一路二十路各部隊，成績卓著。抗戰軍興，屢建奇功，在緬甸作戰援助友軍爲吾人民族增光不少，新近發表某集團軍副總司令，委座暫留其辦訓練。

第一週是入伍週，我們遵守團長的訓示，把自己當成初入學的小學生，初入營的新兵，小心翼翼的學習，感覺團內的管理，是嚴而不苛，緊張而活潑，其最低要求是養成靜肅，不亂吐痰，遵守時間，與教員立定腳根，挺起胸膛，抬起頭來，豎起脊梁，都是做人的基本條件。頭一個星期日是十一月一日，放假後，我和郁生怕到市區去，回來晚了，只到復興關上遊覽，吃了次麵飯便回團了！

第二週是力行週，內務整理，已得門道，雖不嫌，但床上已無不方，不齊，不正等小條了，八日禮拜放假，到社會服務處見友萍，知道上星期程曉滄兄等了我半天，於是由他作嚮導，同郁生三人到曉滄處，楊繼先，張衡初均在，五年多不見了，但開首他們問的是本省災况，是見旅居的對家鄉的關切。回團誤了八點半的點名，下星期要全體實行禁足我們便提早趕回，在兩路口一個河南水館吃晚飯後回團，時間依然很從容。第

三個星期日放假，細雨濛濛，但依然披雨衣出外。除來渝時同伴外，另有河大同學在受訓的季叔臨郭中央寺，同到青年團中央團部晤賈曼青，董國彥，蔣子誠等，並遇在水利會服務的宋銘鐘同學。遇友萍，丹岑處，與郁生新吾先生同吃晚飯回團，第三週是加強方行週，但我不管怎麼樣，星期總出去吃麵飯，雖說平時見大米飯不吃麵，然團中除早飯兩個小饅外，除了米飯還是米飯，便要想換口味了！

第四週是自治週，隊長，立於指導地位，所謂「自覺，自動，自治」這算第三個階段。星期日是二十二，放假較早，過中央團部訪公遂，此公涂其姓，民國日報老同事，現充中央團部視察室副主任，同到俄國餐廳參加旅渝河大校友會，不認識的人太多了！公遂致詞，並歡迎中訓團受訓校友。張幼山先生報告創建河大經過，我補充新吾先生的，報告本省災况，政情，戰局，淪陷區域情形，特別着重災情實况，因為老友李和庭，于佑虞等許多校友，都關懷災黎，記得總結是「肉比麵賤，人比肉賤」。

第五週是檢討週，作各方面的總檢討。同學戲謂過五關已到第五關。我常笑謂第一週「慌忙」，第二週「穩當」，第三週「習慣」，第四週「自然」第五週「出團」，形容自己感覺也。受訓都感覺着「不錯」的偉健全了個人的身心。但仍屈指算出團尚有幾日，真是內心矛盾。二十九日出團了！因找不到旅館，行李沒搬出。午後四點趕到農

工銀行，因國明函約在該處相見，伊係由山洞進城，晤談真是一部念國史無從說起。他在財政部田賦處編中國賦政叢書，工作艱巨而有意義。計此次到渝，晤到達佈，公遂，國明，詹潔吾，李由孚等在過民國日報服務的朋友。現在中訓會工作之謝錫福，則河南民報舊人也。國明陪玩兩日，分訪市黨友人，汪漫鐸，徐鑑泉，都在街上遇到，三日復到南泉與夢冊，金鑑，逢沛暢談離衷，只到六日才返。自三十日搬到兩江旅社二十七號，移到二十三號，便鎖門過江，歸來條子，片子一大堆，七日到十一日擾楊鳴理，閻文學，王仙舟，王伯陽諸同學，王叔惠，朱鐵香諸友亦請吃飯。原登記十二日乘公路局車，因十一日晚公布無車停開，便決定改乘油鑛局的車了！

十二月十二日於歌樂山福華招待所

不經成都到綿陽

十二日晨五時許，王伯陽同學便到旅社送行，我們遂於霧氣騰騰中整理行裝，他和沛往車站辦交涉，人熟多吃二兩豆腐，弄了特約登記，運行李困難亦解決，經華龍橋，山洞，新開市。九時到達了歌樂山站，站長藉口行李，致補了一張票，憲兵好意告訴我們說，他僅讓你們看票，沒有撕，平白賺了二十四元，出門人就是花冤枉錢，我們甘願吃虧。下榻福華招待所，小小一間，窗戶都沒有房子，價竟念七元，比重慶還貴得多。先到油鐵局運輸處訪潘海宗兄，介紹他的辦公地址還在東邊二里許，承同鄉充警衛班長的丁君殷殷送到，雖關已進城，而接頭的戴樹森先生滿口答應購票取免票，都沒問題明天可以走，愉快中到三友吃炒麵，定價十四元，端上後，數量之多，出乎意料，每人一個麵，便吃了個大飽，喝「巴力」茶，三元五角錢一碗，非常的甜。嘛飯吃潔而精，好雅的小館名稱，鍋貼一元一個，端上一盤糟，但兩人却吃了四十元，大呼上當不止。

十三日未明即起，惹得一公師一不耐煩，託他代覓挑行李的，三件素價念元，因昨夜戴樹森到旅社說八點開車，走新路近二百公里，三天就可到廣元，深怕耽誤好機會，

便遲早趕到。將近八時才上班，戴答應我和郁生都坐八零五號車的司機台，換票，裝行李，費時頗久，雖說看司機的臉子，還聽了幾句二話，結果不怕官，只怕管，畢竟戴親自一說便有效，造成既成事實，司機便亦很客氣拉起河南同鄉關係。我和郁生都有車嘔吐毛病，坐司機台便可不犯，這真該感謝不怕麻煩，為我們想法介紹票，一再寫信，打電話，託關，戴為我們留前座的潘科長海宗兄了！

爬坡，轉灣，周折處很多，嘆工程浩大，而車行速度並不減，司機的技術很嫺熟。在木關吃午飯，這是巴縣璧山縣間的一個大鎮，駛到湯峽了，這裏有溫泉，司機停車吃飯，一面等齊同行的共五部車，一面帶「黃魚」避開檢查站搭車，司機將錢歸私囊，客人有時出錢比購票少，有時反超過票價一倍以上——過銅梁，到潼南縣境，已萬家燈火，驟然加了大批客人，旅館帶茶館的「么師」忙的不亦樂乎，他的應付辦法，喊十聲只答應一句，帶一條被子，每一床舖只五元錢，較陪都太公道了。吃麵館，只有牛肉麵，素麵，祇一元半一碗，飯後，街上閒遊，盡是賣掛麵的攤子，每封半斤一斤者比比皆是。一元買糖蔗一根，冰芬多而甜，不要說我們河南土產的趕不上，就是河南賣的廣東柑蔗，亦較之大有色。

十時竟走甚早，裝好行李後，敬備開車，司機讓我和郁生兩人坐其台，要不開盤，

轉我於七七五號車司機台。未聞出潼南即壞，修理費時頗久，駛赴遂甯途中，瀏覽兩傍，這天府之國呀！真是實副其名，氣候既不寒冷，而在石頭上加薄薄一層土，便可植禾苗。蔬菜長得非常茂盛。在中訓團看到石上加土種菜，常語同學曰：「四川真是有土就可種，無地不成材，」可用以形容四川每一角落。遂寧午飯，斯城相當繁華，拿吾瓊來比，恐怕只過去的開封，鄭州瑣與儕等了！經射壩縣之太和鎮，川北鹽廠所在地也，馬路，電燈，儼然近代大都市，中央，中國，交通銀行等分行，共有八家，就這一點，想像牠的繁華程度，出太和已暮色蒼茫，車急行百二十華里，速度加大。頗波更狠，過橋轉兩急彎，又係陡坡，車忽發生障礙，助手急跳下，司機大加勁，我只有點念阿彌陀佛！聽天安排。幸喜平安到三台縣，住長春客棧，攤上吃饅頭，——本地人謂之「抄手」——一碗，素麵一碗，豬肉麵兩碗，都加碗豆苗，清鮮可口價共六元。房間亦只八元，比較便宜，四川橘子到處皆是，四兩重者，元可買兩個以上，數日來，貪其價廉，且以到河南即難買到，大吃特吃，計本日和郁生連讓司機吃橘子，費念元，相互笑曰：吃橘大玉。

十五日晨豆漿沖蛋花，泡麻花一個。每人兩碗，頗可口，但每碗竟算五元，問其何以如是之貴，則雞蛋即兩元一個。中學同學劉敬修來豫後國立水專校長，無意中於乘

車時相遇，因坐的不是一部車，到站很難在一齊，今晨汽車修理時，談比較久，伊購錦被面，花二百九十元，自笑在渝三百一十元購得，帶一段路，未免太呆。出三台兩門，汽車因加油，又停很久，十時許始開駛。過糖汎廠，肉架之多，汴、洛、鄭盛時，亦未見如此氣象，四川真富，四川真富，配合上各地茶館之比擬，我們這窮河南人，羨煞他們生活有閒，享受優裕。十二時半過擺渡，費時很久，到綿陽車站，已一時半。這已經到了川陝公路幹綫上，三日來走的是濠遂公路，遂綿公路。吃魚一條，炒肉絲，燒白菜各一，連三兩著名的綿竹大曲酒，只花三十九元，比上陪都，大便宜而特便宜。車子爲了繳養路相問題，決定今天不開，我們住到東來旅社，敬修及嚴邦殿陪遊城中，知道錦被面二百五十五元，就可購到，在重慶買，算大笨伯。晚飯敬修作東，飯後看夜市，生意大都關門，但茶館內則都人山人海，有唱戲的，說書的，大嘆升平世界。聞糖甚賤，走數道街，到大西門外，找到個糖廠，冰糖每斤市價三元，白糖則只十四元，每人都購了點。

晨起裝好行李，意以爲車昨修好，今必早開，不料大出意外，押運員說到午後三四點聽信，不說理由，我們當然沒有資格問，只好重把行李卸下，另移到鳳翔旅社，和敬修等四人逛公園，吃茶。下午確定不開了，我們只有聽其擺佈。

十二月十六日於四川綿陽鳳翔旅社

過劍閣雲時增十歲

一班陌生的旅客，因車停綿陽，集體吃飯，菜樣數多，花錢比單人吃至少省五分之一，經濟而有趣，參加的除掉敬修，邦殿，郁生和我外，有電報局的李先生，財政部的王先生，開始是十六日晚餐。白天怕離開車站，萬一汽車開行落了車，晚飯後，沒有顧慮，大家約同進城看電影，順着柏油馬路走着，問了四次，才覺到電影院門口，更贊嘆綿陽城的偉大；但一間火燒紅蓮寺已演了一多半，一部過時的舊片子，數年前都早看過，犯不着每人白耗八元票價，便又撥轉回頭。走着走着，馬路旁陳列着很多全兔肉，每隻索價四十元，不約而同的戲謂「綿陽兔子多」。近測字攤了，一元測一字，六個人都要試，每人報銷了一元。旋遇見運輸統制局的盧君夫婦，八人出西門外，茶社有說漁鼓剪板，於是吃茶聽書，說的是白門樓呂布殞命，聲音腔調，頗耐尋味，收錢時，八人給兩元，便非常滿意，因有些客只付茶錢即走也。

長夜過了，上半天又消耗在茶館，飯館內，汽車依然沒開的消息。問押運員開行時間，答覆鐵路捐沒兌到，候到了便開，既弄清液結所在，大家討論出方法，每人拿出一

百元，交押運員去繳捐，他初還拒絕，措辭堂皇，但經聲稱自動，非他違法，遂收着，於是除一輛壞的外，四部車都可開行。我和郁生送了司機百元，又恢復了坐八零四號車司機台的建制，三點四十分開駛，過涪江渡口後，已四點外了！北上走入山地，漸漸爬坡，到梓潼縣，還不到六點，這裏面只二元八角錢一斤，所以五角錢一個的油條比重慶大一多半。橘子可真貴，綿陽一元兩個的，竟索價一元二角一個。晚飯後，往謁文昌帝君廟，此地係帝君誕生所，他又姓張，筆者特別興奮，但到門口，則懸着赫赫國立師範學校招牌，因係夜間，道理上不便進去參觀，於是過門不入。

十八日晨七時許，便將行李捆在車上，因有一輛車須修理，三鄰都要等着，我們只好恭候，弄明白了昨日盧先生丟的箱子，約值八萬元，車復駛回三十公里，也未尋着，盧哭喪着臉，那天真活潑的盧太太亦氣得澈夜未眠，一雙眼睛，哭的紅腫了！法幣雖不值錢，在我們公務員眼中，八萬元是如何驚人的數目啊！近午車才開駛，出梓潼，即爬山，經七曲山。沿路古柏成行，大的不亞嵩山上相傳漢武帝封過的天將軍，二將軍，三將軍，傳係三國張桓侯駐節閬中時所植，現公路就是當時的路八十餘里，盡在山上行，路身修下不易壞，行人叫牠爲張飛嶺，武運譯過來，上更陡的山，汽車好像直上一般，提心吊胆，怕牠萬一出毛病，人車便要同時毀滅，好容易下山了，捆汽油桶的大繩被馬

車碰斷，重結難堅固，搖動得掉下一個來，影響得全活動起，只好於四野無人處，和那生當裝釘夫上車下車，幫助司機重捆，費了一個多鐘頭，才牽就着開車。到劍閣縣，已四點多了！預計可以到廣元，司機復不樂意開駛，便宿劍閣縣車站前香臘味店，並大吃炒臘肉，因此即以臘肉著名。女店主劉姓，不到二十歲，懷內還奶着個孩子，丈夫在縣法院當推事，一個人照料家庭，照料生意，拿物品，倒茶水，面面俱到，溫柔典雅，無市僧氣，非北方女子所能做，亦南方女子中稀有的人物，同行人嘖嘖稱羨。寫店簿，郁生自填二十八歲，殿邦填二十歲，敬修填四十一歲，填我四十八歲，於是笑着說：「過劍閣霎時增十歲，熊爺兄變爲熊老弟了！」不但我開始喊他老弟，敬修亦隨着喊，熊手杖是本地出產，我們每人買了一根，因爲熊的品類不同，價值亦有差別，有的二元一根，最好的則索價六七十元。劍閣的麵每斤要比梓潼縣貴五六角，因爲這是深山，深山中，全仰仗由外處運進來，當然要貴了！

十九日七時即開車，爬山，沿途古柏仍多，約行三十公里，到劍門關，有七十二峯，不愧「天下雄關」。下陡坡，轉急灣，過窄橋，臨深溝，路狹得車不雙軌，「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」，只到科學發達的現代，古人的話還是寫實呀！午後一點多廣元在望了！這個城是抗戰後繁華起來的，過嘉陵江渡口，進城中，旅館多，飯館多，但問六七

家，才覓到下榻處，只乾房間，卽十六元，在重慶深感找旅館住不易，沿途三台，綿陽等處旅社飯館門口春聯都有寫「雞鳴早看三十六，未晚先投二十八」，以爲空襲已少，兩句都是無病呻吟，到此始覺下聯賦也！遊順河街，是舊時水碼頭時代盛地，川陝公路通行後，繁華街道轉移了！晚飯在點心館吃，是到南山東老鄉們所開，門面不大，顧客却不少，牠那江豆稀飯，是廣元唯一的一家，頭號大碗，只售六角錢一碗，北方客過此，不可不大飽口福。北街有太華中學，校長孫湯陰蘇華清，異鄉人在此辦私立中學，當然艱苦備嘗，恨無機緣晤蘇一談。嚴邦殿兄與我到旅社後，卽親至西北公路局車站訪友，接洽登記，適值售票時間已到，順利的爲我，郁生，敬修，購到二張，是二，三，四號座位。在最前面，可免顛波很大之苦，於是便很放心。七時訪譚選魁同學於招待所，伊與筆者受訓時同班，且床尾相對，抵足而眠，今日與相遇，知被車翻跌傷，慰問訊經過，蓋渠到綿陽恰巧有軍用車直達寶雞，以其便利，搭車北來，過劍門關一轉灣處，不幸一行人迎面來，卒遇車，左右躲不是，司機恐撞死人，一閃躲而車翻，雖幸有樹叢平着，沈重物品，都由後半車滑墜溝中，人則由前邊墜下，未被壓着，但同行兩人，均不知人事，好在一部車有八九部，迅速營救，只臂上，腰部，腿上，受傷而外套因遭鏝水殘破不堪，矣。

八時後回旅社就寢，準備明日登車，夜被嘈雜人聲亂醒，以爲天明了，一看十二時，整夜戲方罷，人連唱帶謔。重睡後，又被亂醒兩次，因廣元是個宿站，整夜有人活動，小販叫賣無間時，記得抗戰前，只有上海夜市，整夜不斷聲息。陪都的重慶市上，通夜不禁行人，但十二時後，人很稀少，只有這個川陝交通樞紐的廣元賽過以前滬上夜市。

十二日二十四日寫於寶雞大新麵粉公司

平安無事抵寶雞

十二月廿日黎明即起，到汽車站，一般客人紛紛在被過行李磅，因嚴邦殿同學車站人事關係好，被免了過磅手續，喊到坐號後，站長招呼脚夫替把行李上車。車開行是七時四十分，但過檢查站時，先開到的車上客人被命令打開行囊，仔細檢查，雖查我們車的人只約略一看，而先頭車阻路，就誤了五十多分鐘。沿嘉陵江濱而上，靠千仞的懸崖，臨萬丈的深淵，有由突出大石中鑿孔而過，間尚有鐵索，閱伴人謂爲古棧道遺迹，儼然迴腸蕩轉，無路不讓行人驚駭曰：「好險！好險！」車屢拋錨，行四十九公里至子中鎮早飯，已過了十時。該鎮不甚繁華，而青年女子容顏耐看，不施朱粉，有紅是白，在重慶通衢大街上，所見皆奇裝異服的妖冶女性，到此地眼界一清。前行約二公里，雖仍臨深淵，水甚小，已非嘉陵江，因有處不見水，穿石而過，土人傳說是「二郎趕雙龍處」，車又汽管不過油了，司機大行修理，必須借打氣的筒，然助手借膠輪馬車夫的，問時答曰：「在後面車上。」後面車夫亦復如此答，在此地耗兩小時了，不用特別手段，就要接攔着。於是邵生領頭，吹鬍子瞪眼睛，大家不讓車夫過，理由是「你既講出後面有，必

須指出在那輛車上。等借到了，才放你走，不，我們便在這裏延長時間，你不要走。」這樞妙方生效，後面車夫慷慨借給，他亦是河南人，車上幾個河南老鄉及司機扶溝人老劉，大大自傲，於是敬修說：「中央有人謂山東人開發東北，河南人建設西北。」這話非常的確，河南人在四川的非常多，雖說大都是當兵的，當廚夫的，充小販苦力的，但沒這的更多了，鄉音滿耳，減少異地作客之苦。汽車是燒柴油的，每一停頓，必得乘客全體推，方能接火，而後上車，大家笑曰：「有力出力，有氣使氣，西北各路局每公里票價七角，較四川公路局少三角，大概是給客人的推車費」，筆者憶入川時途中所綴之一項家店趙教授新著燒火，大水坑熊科長篤文司廚，「又笑謂郁生曰：「二郎趕雙龍，科長攔車夫」。

翻川陝交界之巴山了，已踏入陝西管轄地，第一是棋盤關，上山卽五公里，到頂上，有很大的「西秦第一關」五字，過鑼鼓關。◇◇◇上山車很費力，下時司機亦小心翼翼，憑良心說，陝西公路較四川修的好，盤着上下坡度不大，臨深淵，路窄狹處，還修有二尺高的欄牆，比較可以減少汽車發生危險。過寧強是入陝後第一縣，原名寧羌，以其有分化我中華民族的封建意思，改爲今名。寧強未久停，卽前駛，過五丁關，下卽七

公里，遇在子中錢大罵可憐老劉不讓他的車先開的軍用車，又在與一輛商車辦交涉，因上山，一下山，撞破了牠一隻皮箱，賠三百元還不容應，老劉暗暗說：「又是這些小舅子，上山怎麼能撞着下山的，誰人呢？」馳至大安鎮，已是巴山秦嶺間的漢中平原了，因已傍晚，車即止焉！晚看野間搭台的戲，唱的委瑣賣馬，與妻請出其母商談逃荒一場，窮家難舍，形容畢現，現在吾豫父母妻子離散，比比皆是，均類此悲劇，腔調耐聽，真正秦聲。

二十一日七時半由大安開車，車帶一個放炮，費時頗久方換竣前駛，見咋先我們開行的那部客車，停路傍，蓋出大毛病，不能修理，須等救濟車來。平路易行，速度加快，越過了武侯鎮，沔縣，敬修於車飛駛中指向右邊遠遠的七個山峯，說是定軍山。十二時許到褒城，是周褒姬產生地。下車後，吃北平的全聚德，敬修付錢，因距漢中祇三十里，以地主自居也。賣棕種子者頗多，綴有「漢中紀念」大字，索價百二十元，細審其內，則薄薄木板，甚不堅固，本地也產橘子，但很小，一元購四枚，約重五兩多，車輪重補，至三點鐘方就緒同車者換了一部分人，行有五公里，帶復放炮，又換了一個，繼續前行。由廣元登車之容鳳君小姐，年只十七歲，係廣東中山縣人。伴其母，其弟，到西安尋父，途中已費四個月，歷盡千辛萬苦，曠達大方，超羣絕倫。據她說，該縣是產米

區，因敵人強行徵購，遂不敷用，漲至十五元一斤，餓死人在十五萬以上，肥胖者夜行往往被人暗暗殺食。過馬道站，係蕭何追韓信處，雖已四時半，因有軍隊宿營，無房可住，仍前駛。電燈開了，司機謹慎的在轉灣拐角，越褒城境北來，又爬山越嶺，係古時北棧道，震耳一聲，車帶又放炮了！算是絕對無辦法了，商議折回一小莊，只三四人，是留壩縣的青龍寺，與土人商議，允給找草打地舖，司機卸下大破輪，提議開回姜窩子，以便修理，買補釘，乘客們當然贊成，於是空車對付駛回，我們步行了三公里。姜窩子比青龍寺人家多了一半，也有客棧，但平素住趕車，趕脚的，大廠房，一個大土炕，儘客人睡一身之地，骯髒得很！飯更不用說，已經沒賣的了！我把大米湯喝了二碗，在渴到極點下，覺得如飲甘旨，行李沒有下，只有一條髒襪舖着，和衣而眠。到夜十二時，凍醒兩次，同伴們起來烤火，好在此地柴不值錢，儘着客人燒。晨二時車便修好，每客湊出十元，除掉給夜中看車的，買補釘，賞助手，老劉沒得着，大舉答應天明再給他湊酒錢，車開駛，經過留壩縣，黑夜行車，路上遇見的汽车很少，但趕夫車，腳駝，絡繹不絕，尤其一羣駱駝，南方朋友如看珍寶般的高興。到廟台子，即張良廟，天尚未明，此地爲褒城北來最好的站，吃住都相當好，叫臨飯館門大家洗臉，嗽口，催鬼早起來做飯，大吃大喝，一補昨晚的空虛。天天明，瞻臨壽亭，這是活血的藥品，用酒泡喝

可使多年不生子的婦人懷孕，據傳其效如神，念元一包，包十小包，但一經檢查，紙箔了一半，分量輕得很，於是請黃斤價，以七十元斤購妥，老板只說賣廢了！謁張留侯祠，恭恭敬敬的鞠了三躬，表示崇拜，過梓潼未得謁文昌帝君像，廣元禱侯廟亦因駐有部隊而未進，到此地才償所願，蓋斯三聖者，均張姓也。廟宇山清水秀，頗起出世思想，內中古今名人題壁不可勝數，碑碣林立，成爲蔚觀。由廟歸來，右岸上置新濤白栢兩口，其中一爲榮陽孫姓商人，一則四川人，均五日前在廟台子南十公里覆車犧牲者，聞之令人毛髮悚然。越柴關嶺，翻九道梁，上下均在二十公里以上，車規定二十六座位，一數竟有三十一人，司機才歸咎壞車原因，是載重過多，大家痛罵褒城車站的售票員坑人，又給司機老劉發了二百八十元酒錢，到雙十舖，趕忙吃午飯，一點鐘即開，駛十一公里，車又壞了，大家嘆難到寶雞，修理好了，直到黃牛舖，大都平路，居然未再壞，前行爬秦嶺，上三公里，下十一公里，爲湊合到了寶雞，大部乘客下車步行上三公里，郁生體胖，居然亦拚着命走，博得同車稱贊，我笑謂曰，係受訓時，受了團長精神感召。過宜門鎮，再前行，電燈輝煌，寶雞在望了，我們欣悅着，高興平安無事已把寶雞到

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寫於咸陽車站之勝利客棧。

於今豪傑歸半工

過了長長的渭水洋橋，進入了新興工業區的寶雞市，時在二十二日午後六時四十分，汽車站內擺着很多土牛車，卸行李的就是推車夫，旅客相當方便，推我們行李的車夫一口兒子音，一問果然是安陽同鄉，並由他口中知道全汽車站廿五個腳夫，河南人佔了十七位。意在住距火車站近的旅社，時代飯店，西京飯店，新新飯店都走到了，均是客滿，折回向西問，平安、大陸、九華……也都沒房腳，推車的老陳復向東推，這時向後看，不見郝生，高城沒有回音，因急於尋覓下榻地，便跟着老陳轉向新二馬路小規模的滬上公寓，也碰了釘子，深深體會了「未晚先投廿八」的意義，最後到了悅來客棧，小小一間的黑屋子，定價十二元，總算解決住的問題，老陳堅不不要錢，勉強付了他六元，河南人秉性忠厚，富於感情。客棧掌櫃夥計都是洛陽人，安置好後，覓伴侶，街頭徘徊往返了四次，告訴了每個崗位的警察，請他們爲留意，但近十二時了，依然石沉大海，只好解決食的問題。彷彿記得今天是冬至節，走進了餃子館，吃了三十個餃子，肚皮還不太十分充裕，一算賬九元，拿出五十元張的鈔票，夥計說沒錢找，可留下等到明天來取

，重慶許五元車價，掏出一張百元鈔，車夫亦高興找你，無異說四川大鈔比小鈔受歡迎，根本不知貼水爲何事。寶雞情形又不同了！悽然回到客棧，體驗了失伴的心理，二十三日晨，我還沒起床，郁生找到，他是找到推車的老陳作棧索，昨夜是拿青年會會員招牌，住到青年會，舉費不失爲老江湖。於搬行李赴青年會途中，購芝麻糖，賣糖的孩子是開封人，呵！河南人充滿了寶雞任何角落。頭髮了，用油等零碎都沒有，價竟十六元之多，據說最少的十四元，貴的還有十八元的，鋪子局而遠不如重慶。但那裏只六元錢，這裏居然貴了兩倍，大要還不找，可算理頭髮貴了。走向大新麵粉公司辦事處，親正飽，吳玉豐派覓郁生的人迎頭來到，到該公司辦事處，他們盛意殷殷的請吃午飯，筵散已極是午後三時半，他們堅約到鄉間公司去，因爲那裏上車有人照顧，比寶雞還方便，於是他們的車夫拉起行李，一同乘火車到大新麵粉公司，她是從漢河遷去的工廠，上下大都是河南人，黃自芳先生以駐公司董事資格，問事不少，會客室及經理室懸掛着他的字畫頗多，都是爲振豫災作品，坤伶常香玉爲河南災情唱了次義粉戲，籌款近二十萬元，黃先生書畫，亦可售十餘萬元，張寶雞的河南同鄉對經過的桑梓災民，努力救濟，每災民可得到五斤麵粉，不無小補，請求各地河南人，仿效寶雞，盡點桑梓義務。二十四日早晨院籬籬來看，他是在鄭州，商邱當過專員的，現在充寶雞華興工廠的經理，陪

我們參觀的吳警世，同始人，日本士官畢業，現充工廠聯合會秘書，參議員的薪給，維持不了簡單的家庭衣食住。工業利己利國，於是於今豪傑半歸工了。參觀申新紗廠，裏面包括青福新麵粉廠，是從前麵粉大王榮宗敬的生意，由漢口遷來，對參觀限制頗嚴，有警世兄引導得了許可，負責人派該廠在黨政班二十一期受訓的張敦禮同學陪着，取得參觀證後，張同學引着到一部門，一部門看，詳為說明。職員有二百餘名，衣食住幾都是廠內負責，待遇優裕，為寶雞各工廠人員所羨慕，工人有三千五百多名，包括着男女童工，食住由廠內供給，參觀其飯廳宿舍，設備還相當周到，浴室，廁所，頗講究，其中河南工人幾近三分之一。張同學告訴我們，最普通的工人，每日可剩五元工資，如農民獲此，無異天堂了！這個申新規模的宏大，在寶雞首屈一指，他的鐵工廠部份，可製紡細紗機器，已經裝成功了五部，在西北算是唯一的一家了！但據說每日出紗二萬三千多錠，不足在漢口時二分之一，出麵一千二百袋，不足在漢時十分之一，出該廠後，參觀私立惠工中學，有小學部，中學只有三班。全體學生近三百名，都是各廠員工子弟，經費由各工廠分攤，創辦人吳黃自芳，吳警世，校址靠山，面積約二十五畝，當二十八年時用六百元賄的，現在每畝要值五千元左右了。警世，自芳請吃午飯，阮少甫等請吃晚飯，完結了一天光陰。二十五日晨由十里舖乘車東來，正範，警世，王某第到站相送。

，購二等軍人半價票，該站設備簡陋，屋未生火，曹站長是汲縣人，大談原籍情況，及路上的員工抗戰後吃苦真象。八時許車開了！一站復一站，過與平遇站長徐文寶，中學小同學，一別十一載，堅留下車，爲了歸心似箭，謝絕他美意，倉卒告別。下午二時到咸陽，下榻車站勝利密棧，小房一間，定價十五元，茶水每位三元，茶房兩名，一許昌人，一汜水人，均逃竄到此，問其待遇，則答只求顧吃喝。路南小館吃飯，每人亦合十四元，生活可謂昂貴。該館老板夥計亦都是河南人，據說開館子的本地人很少，一多半是河南人。飯後到專署請專員溫天緯先生，渠爲筆者平生唯一恩師，適返扶風原籍，以電話約定到西安相晤。閑游咸陽市上，建築偉大，馬路寬宏，河南各縣絕比不上，咸陽在歷史上大大有名，今日的城，已非古代的城，且不繁華，令人起今昔之感。當地出產琥珀，出售的頗多，購一元錢的嘗嘗，並不十分好吃。晚宿棧中。冷而淒涼，翌晨在豫園食堂早餐，算下來合五十餘元。下午復登東來小快車，遇受訓同學龔賢明等八名，伊等均戰前團高級人員，以乘該團汽車到寶雞，故十六日離開陪都，成都還逗留二天，仍然趕上和我們同車了！下午三時許，到達了長安，我們要觀光西京，進中正門，下榻中國飯店，這個尚仁路呵！馬路之寬，南京，北平都比不上，開封更是小鳥見大鳥，其密旁人行道，比魯山大街寬得多。西安一切一切都夠建都的條件，所以有些人主張戰後在

西安建都。吃東大街的正陽樓，是北平做法，羊肉割餅，小燒餅，頗美口，也只合四十元，與小館比較不算貴。訪同鄉和文軒於東木頭市十一號，伊以商人起家，未受高深教育，但近年酷好書畫金石，搜羅名人墨寶不少，自號曰百聯軒，客室懸左宗棠，楊式毅，彭玉麟等書畫，近所購宋硯，有明傳奇主親鐫數字，頗稱名貴。二十七日晨到雙仁府街四十四號溫宅，告僕人以住址，到文軒處早飯，遊碑林，雖名貴的都封起，但其在外者無不可臨摹。訪李靈若於九十八軍辦事處。參觀陝西省訓團，蘭州原係省政府，頗堂皇，訓導處宋處長告以已費修繕費四十萬元，尙未竣工，陝西人口千一百萬，號稱窮的省份，而我們河南更窮，簡直不能和窮陝西比。晚飯在文軒處吃後，即到溫師寓，暢聆講評，倍極親切。近九時了，應楊和貴約到三意社看戲，是地道的秦腔，除青衣外，均大部都聽不懂，歸旅社已甚宴。次晨未起，露若兄即到，邀吃早餐於鍾樓東上海食堂，地道南方滋味。出南門，歸來走南柳巷，到新城省府所在地觀光，遊革命公園後，旅邸稍息，即到車站，承楊和貴，胡宜方等相送，上車頗順利，離開了西京長安。

十二月三十日寫於靈寶金台旅社

過關鄉脫離了險境

西安車站購的到常家灣通票，在候車室內，有人談坐「沖關車」的太多，買頭二等票也不容易登上，有的道危險性大，還是坐汽車，犯不上拚命，沒有走過這條道的我們，被弄得猶疑非常。小快車東開，承查票的好意，告訴我們到華陰換車，不要到東泉店。一站復一站，到華陰已夜八時半了，在車上只恐怕沖關車開得早，銜接不上，下車後才曉得東來的車還沒消息，同車的旅客都在車站敬候，白天到的亦水流般的向站台來，於是站上人山人海、不問貴賤老幼，都平等受凍的等候。給我們下行李的兩個腳夫，沒有號頭，問知是推土車的僱下；他們是柘縣人逃荒到這裏，據稱都攜大帶小，負担四五百人的生活，當地玉米賣到五元錢一斤，生意好，老幼喝玉米稀飯，推不着錢，只好挨餓。我們告訴他們，委員長關懷災情，一萬萬元的平糶款將到，糧價可望低落。說據款應該感激張繼，張厲生兩先生，在兩位先生未來視察以前，陪都人一般的觀感，認為河南人對災情言過其實，迫他們報告後，才知道不但形容未過，根本沒說到家，中原黎庶，是忍着饑肚，體念時艱，盡抗戰的責任，他們向中央報告說：「河南人知禮守法」

，真可當之而無愧。

廿九日晨一時，所有乘客均登上「冲關車」了！擁擠得不能形容，車頂上亦坐得有人，這天寒地凍時，能這樣忍受，是中華民族精神，就此即可以抗戰。過東泉店後，車在偷偷的走，因是上坡路，相當的慢，過潼關了，同車在推測着是最險的一段，心裏不禁七上八下。天亮了，已過關鄉，脫離了險境。走向常家灣下車，已是二十九日晨八時，洗臉吃飯後，雇驢子架子車各一，赴靈寶，相距三十華里，驢子十四元，車子三十五元，下車的客人雖多，站上的車子，驢子還剩下不少，因為徒步走的多，腳夫便不得不廉價攬生意，拉我們的車夫亦是個逃荒的，帶着四口人，顧不着生活，一路訴苦。這三十里路，幾乎全是上坡，「掛牲口」便花了十元，餘的不夠他買四斤饅頭。沿途流離的災民過衣服稍整齊的客人，便下跪，伸手乞討，微弱無力的救援聲音慘不忍聞，倒斃到道傍，就有四個人，車夫物傷其類的說：「先生，車快通了，便宜拉亦沒人坐，我將來亦要像這樣的餓死！」痛心澈骨的話，鐵心人，亦要同情，我們只有落淚忍酸心，默默無言。迄未下雪，沙土路一插一脚土，塵埃飛揚，騎驢還好點，躺在架子車上的，便混身上下披了一層土，變爲土地爺了！到靈寶已午後三時，被引到國際旅社，好大的名稱，實則

是個車行，這是本省富庶的縣份，產棉花區，尤以大棗著名，據本地人談富庶只縣城到號路鎮一段，其他亦都窮苦不堪。西大街遊覽一遍，簡直沒有什麼可看的。和衣睡至九時，上車站了，這個黑越越的區域，不是有幾家扯布蓬的小飯攤綴點，大叫着「熱的雞麵條，酸湯餃子，饅頭，掛麵，」一括像鬼市。這所謂站，沒站台，站長室，賣票都是湊合深溝民房，無怪其然。買票的排列到隔口附近，據說有一里多長，而還絡繹不絕的向上去，靠得着上車比華陰還擁擠，二等票又因事先沒登記，說盡好話，車站不賣，只好將行李推回城內，明天再說。下榻奎台旅社；這旅社是有一個掌櫃，一個夥計，所以呼喚不靈，問爲什麼不多用人，則答稱糧飯貴。

訪友人，恐怕麻煩他們，三十日上午除逛南大街外，便到民教館參觀，該館將本年受旱後的各種禾苗。都陳列着，宣傳旱災方式，可算恰當。夜八時許上車站，依然如昨夜受冷般的在飯蓬中等。開飯蓬的都是東來災民，爲了賺半碗飯，在朔風凜烈中呼叫着賣，同時等車的有個太太帶着一個十歲，一個八歲的孩子，凍得只穿一件，到三十日晨三時，快車才無聲的進站，二等車上鬆得很，憶湖昨夜亦從未把座賣完，不過我們預先不知道登記，便就攔在鑿寶一夜一日。車開行了，我們担心着天亮過不了會興鎮，因爲這一股敵人隨時可以炮擊，平安到會興鎮，車拉尾，人亦覺得精神上解除了壓迫，快慰異常。

。新安，磁澗，金谷園過後，已近十一時，到洛陽西站，下車竟赴社會服務處。韓書見被擾了午飯，是山東勇士，省訓團的老同事，改行幹「非官非商」的社會服務處主任。但我們論他亦官亦商，各方既贊許辦得好，賠虧點款，應酬了朋友，很值得。馮保安司令部訪董蘭堂，遇見老友王文耕，邀我參加什麼文化會，以累得很謝絕。由蘭堂口中知劉蔭軒弟仍在洛，便到那裏，問他由南京逃出經過，他是中條山戰役被敵人弄去的，由北平轉南京，受盡威脅利誘，忠心不屈，費盡心機逃出的。四時回服務處，酣睡至元且晨八時，兩夜未眠之疲乏，除解盡矣！

同郁生，鶴齋吃豆漿，油條，耗費二十七元，較之重慶猶貴。訪李樹榮，白亮則開車，趕上了社會處同人聚餐，郁生，筆者，永權都作了不速之客。午後訪任耀東未遇，以係元旦不願麻煩朋友，到車站看十四分監辦事處服務的一批從前幹訓團同仁，洗澡吃飯。歸來遲了，樹榮兄約吃便飯的好意，未得領受。二日應士元約在農行吃午飯，耀東來訪，託其電告魯山。相如，吉宸，連慶，明岑等約五時吃飯，以郝泉甫兄已約定四時，且他們大都是陪客，不必糜費，便親將帖送回部籠街，並代永權，郁生亦謝絕了！泉甫處吃飯，在座之李贛駒，係李烈軍先生之二公子，老子英雄兒好漢，信然。

三日晨很早到汽車站，除掉樹榮兄派的趙應辦事處葉先生外，明岑，耀東，輔岑及

高局長均親照料，但司機台上只能容納一位。郁生讓我坐，他便被好多朋友扶上車，那爭先恐後，擁擠異常，刻薄嘴說，汽車上好像載豬一般。除掉東泉店至靈寶汽車外，四川公路局，西北公路局的每個車上，都規定一定座位數，座次都編有號，先登記的可買頭幾號，買最後號次的，亦有座位，即令不得已時，多賣三兩張票，還可以擠，不像我們的汽車上乘客腿上，腳上都要坐人，雖說商車多。有不得已的情形，但既歸公路局賣票，特建議公路局的一般老朋友們，切實限制賣票，嚴格編定座位，為旅客謀點方便，適水案臨汝鎮，臨汝，只要車一停，乞討的就會包圍着要錢。車在路上拋了兩次錨，到寶豐日下午三時，適巧有車來魯，便搶着上去，沒顧得吃飯，平安到魯山，已是暮色，到寶豐日下午三時，適巧有車來魯，便搶着上去，沒顧得吃飯，平安到魯山，已是暮色。



三十二年元月十日寫於魯山省訓團

逃國鄉脫離了險境

五二

太行速寫

二十八年十一月抄，河南省保安處由鎮平向洛陽遷移，我因眷屬寄居南召的李書店，繞了個道兒，至十二月九日傍晚，才於風沙撲面中，到達新處址符屯。次日的早晨，便隨羅處長出發，渡黃河，經濟源，取道晉城，陵川，壺關，於十七日抵隰北林縣。林縣是北鄉安陽的鄰縣，在公務繁忙中，見了不少雷雨，搖足談統戰後情形，不禁有滄桑之感。

合澗鎮停留了一週，歸途遊盤谷寺，謁茹政祠，二十九年元月四日方回到洛陽。原擬撰太行速寫廿篇，未完成三分之一，便因案牘勞形而淺擱，這便是集寫成在陣中日報發表的那六篇。

軍神與漢奸

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清晨，載着我們一羣的大卡車，橫穿過九朝都會的洛陽，努力的爬越北邙，經河園洞，光武陵，駛到鐵謝口，完成了牠的任務。過河，的確是件難事，遇到逆風，船家要和滔天的黃浪搏鬥三個鐘點，才能勉強得達彼岸；但我們是一羣幸運兒，費了三十分鐘，便過了這歷代號稱的天險，於是不約而同的露着笑臉說「一帆風順」。

出北柏坡向北走五六里，已經踏上一條土陵，不像平地路途的易走，但幸虧爲牠作淵藪，鬼子到柏坡三次，才即保全了逃不及的男女老幼同胞。傍晚到達濟源南的榴城，是刺死橫行霸道之韓閻宰相俠義的英雄董政的故里。

晚飯席上，知到我軍某營襲入濟源城的時候，與敵人演成巷戰，喊殺連天，手榴彈爆炸聲與大刀砍殺聲交織成一片，血肉橫飛，鬼哭神號，狡猾險狠的鬼子死守着各門，把我們的裏外切斷，這一營英勇的官兵退據着一個古廟，只知衝殺，只知死拚，大都是含笑壯烈犧牲，可當軍神而無愧的連長馬占標，把炸彈擲罄，把大刀砍折，最後受傷被

律了！

「我是大中華民國的連長，」軍神激昂慷慨的對敵人承認道。

「老子不懂得投降，只有你這不要臉的東西，才忘記祖宗八代，認賊作父，給鬼子服務」。傳達敵人意思，以升一級誘惑軍神投降的翻譯黃扶的臭罵。

「再過二十年，又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條好漢子！」

翻譯用「腦袋只有一個，砍下不會再長出」來威嚇。

末了，敵人想以父母妻子怎樣生活打動他。

他答覆的是：「我吃了中國十一年的糧餉，也就是我的父母妻子受了中國十一年的恩惠，現在中國危難得顧不得他們，他們也應該為中國受些苦難。」

「我叫馬占標，家是甘肅人，□軍□營的連長，從十八歲當兵，因戰功升到現在的地位，回想過去的功全是罪孽，參加的是內爭，殺的是自己同胞，只有慚愧，只有傷心，這次算是真正保國衛民，打殺了二十多個仇人，雖立刻要被殺，却覺得非常痛快……」我們的軍神赴刑場時高喊着。

正因為這兩次激烈的肉搏，感天地拉鬼神的壯舉，於是敵人氣餒，漢奸動搖。鄭□□是教育界的老前輩，自認為眼光遠大，斷定黃河以北，中央已沒收復可能，於是出任

濟源維持會長，想當作新朝元老的梯子，這場血戰，粉碎了他的漢奸理論，於是他本人動搖了，徒子徒孫更慌得不知所措，敵人退走時，嚇得隨往沁陽，滿想着走狗生活，事受一時算一時，等候刀鋒臨頭；更出其意想以外的是除掉得到他的鬼主子賜予「前濟源縣維持會長鄭某某寓」，一塊豬不吃狗不開的一塊空牌，生活費是無從領得，流落到靠給敵人收買菜米，偷扣點錢維持吃飯，完全成了個平時他最看不起的經紀人！羞憤，苦悶，畏懼，彷徨……晝夜纏繞着他，焦急得幾次要自殺，最後覺悟了非回到祖國懷抱裏，不但自己無臉在社會上立足，子子孫孫在人前也少面子，於是先以敵人情況透露給我某部隊作懺悔條件，只到半月前才逃出了沁陽城，身體精神均從狹的籠中解放出來。

劫後的濟源

濟源縣境東西二百一十里，南北一百二十里，大部被山陵盤據了。只有一小部份是太行之陽的平原。每人平均得不到耕地七分，豐收的時候還不夠供給，多春天能有小米吃的只十分之一，普通都是用菜糠充飢，所以一般人養成在外經商本領；但賺了錢又無地可買，只有建築堂皇的房屋，就表面看算是懷屬富庶縣份。現在普遍的飢荒籠罩着全縣的男女老幼們，糶價每斤三角多，小米每斤亦近三角，香油每斤一元四角，一元錢只買十二兩棉花，一般人已開始向陽城，或由狂口渡河向陝西逃難，原因由於全縣大水災，秋收不到三成，食糧根本太缺乏了，那險狠的敵人復在新鄉等處以無成本的鎊鈔高價收買，想把被轟炸殺戮的子遺，掃數困死在飢餓綫上。

騎馬進濟源城的南門，是十一日的早九時，這城池共淪陷了八次，敵我常常演拉鋸式的爭奪戰，我們好多無名英雄爲保衛它而犧牲，敵人無辜的將士亦被他們的野心軍團葬送在這裏不少。它承受轟炸的次數太多了，南北大街，東西大街，一切一切的街道，從前兩傍巍巍的樓房，美輪美奐，於今只剩斷垣殘壁伏着悽涼，間或有幾間傾斜未倒，

亦空閒着，所有的宅院都可望到最後，不是怕炸逃清了，是不肯無爾犧牲，住戶生意大都疏散在鄉間，與所有的濟源人，計劃着和鬼子清算這篇血債，他們不但幫助到山西的將士運輸，就是遠遼的山東河北察哈爾的軍運，亦虧有他們協助，要是看見子彈，便都高興得亂竄亂跳說：「一點心，給鬼子差點心，我願多担點」。

向西北走，大的鎮市亦被炸過，不過不像城內那麼厲害，平原路程上快馬加鞭，十點多點便到了山麓的河口，是河口師所在地，師長裴昌會等親切的將我們一羣迎進，這師將士從晉北打起，一直和鬼子拚了二年多，現在大部份仍同敵人對峙着，但看師部少數的官兵精神紀律，就曉得到處能獲民衆協助，屢建奇功的眞因了！前方的情報，昨日進犯西向的敵人，又碰到個硬釘子退入沁陽城，他們近來不大出動，據點把守得非常嚴密，電網布遍沁陽城的周圍，電流時通時止，我們的民衆不甘進出門向敵人鞠躬，受無禮檢查，常常暗跳電網喪命。

吃罷了午飯，順山麓向東北，最初是溯着一條向西流的澗水走，崗巒崎嶇，常遇着水溝，過了唐賢李原墓，便到了盤谷之陽的中順豫煤礦。他是半人工半機器開採，過去每月可出煤三四萬噸，煤的火力比焦作還強，開工時需要二三千人現只有二三百人在吸水。這二三百工人的籍貫河南安徽山東河北不同，大都家鄉淪陷，只求維持最低生活

，咬緊牙關爲祖國生產，準備着抗戰勝利後重闢故土，他們懂得個人的利益和國家民族的利益是分不開的，對鬼子有國仇家仇兩種憤恨，提起便眼紅，當兩月間兩個短命鬼子來尋釁事，立刻葬送在他們的棍棒下，雖說瘋狂的敵人揚言報復，他們一羣中的毛鐵林等六人，犧牲了性命，但燒殺恐怖沒發生鎮懾的效果，更激起這一羣的萬丈怒火，隨時隨地爲同伴復仇，嚇得鬼子沒敢再來這個區域。

從我怕到敵怕

十二日的微明，我們於砭骨的寒氣中，由中順與煤窪出發，踏着亂石走向門口，每人除牽着原來坐騎外。又多持了一根濕榆棍，戲號它「一條腿」或「山馬」是準備的爬山支柱。到了四區專員公署，未停大時間，就登上河口的渡船，由舟子吃勁主着槳把我們擺過，沙灘五六步走過，便上太行山了！

沿着沁河左岸是滾滾溝的姊妹路，羊腸小道，一邊嶙峋怪石，一邊深澗中流的沁水，一羣人都小心翼翼，恐怕腳墜在深淵裏，向上走，間或也有下坡時，忻喜一處一處不同的奇特山景，一峯高一峯，一峯泡一峯，一峯壓一峯，到張莊路較平坦了，以為難路已過，誰知才是二十五里好漢坡的開端，上上上，高舉着腿上，峭壁千仞，窄而陡的路上盡是狼牙般的亂石，馬空牽着還打前蹶，每個人都緊握着「山馬」，喘着氣慢慢邁進半途，有個賣小米稀飯的，但被前行的人風掃落葉般的吃光了，苦了後來的人，因為不但獨家，且須從山麓取水，每天只能熬一鍋，勉強勉強的到山巔，沒有不是衣服溼透，汗如雨下，慨嘆着太行偉大難行。回首南顧大河，綠葉如一條黃帶，不覺心曠神怡。

「在這裏才領會了「一覽羣峯小，回首白雲低，只有天在上，更無山與齊」。

二時半到了□□，是□□師的師部，師長王東垣細高個，長臉面，態度沉默，溫溫儒雅，說話還帶合肥土音，他是忻口戰役爲國犧牲的郝夢齡將軍奮部，轉戰華北快三年了，部隊補充過幾次，但士兵依然生龍活虎一般，郝將軍精神不死。

王師長答筆者問抗戰三年來的觀察說：「最後勝利屬於我，抗戰初起時，不但戰區民衆不相信，連當軍人的飽受敵人炮火攻擊，立足不住，日蹙國土百里，也有點懷疑，只抱着多打一天算一天，不成功則成仁，爲子孫留正氣主義。吃虧大了，乖便學會，接受血的教訓，前方一切都部隊都知道避開炮火，設法擠着敵人拚命，我們是哀兵，他們都厭戰，自然只有他們吃虧，不是我們重多讀兵書，是從戰場上得來寶貴經驗。不攻堅，不死守，仗越打越藝術，越打越有興趣，原先我怕敵人，現在敵人怕我，他死守據點不敢出來，我們設法斷絕交通，左右壓迫，激誘得出來再殲滅，柏鄉和西向的敵人都是這樣被迫退出」。

「忻口之役後，又有幾次壯烈戰爭？」我問。

「橫嶺，汾西……不過都不值得提。爲國家民族拚命，這就是爲子孫爲自己生命拚扎，是應該，是職責，一切在敵後的軍民都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不願強敵，只埋頭硬拚」。

「河南的民衆比山西怎樣？」

「民性比山西驕悍，組織不如山西。在山西作戰，常常得到民衆的協助，但民衆必
難於組織，才能協助軍隊……」

章出

空舍清野的效果

標東頭有十多座在塵埃彌着的地盤，是逼近山西省界的一個山莊，一切帶山而廣味，我們住宿的門前就有兩個廁所接連着，雖說這冬天未見鬼氣薰天，但是當地人不知衛生，□師的官兵們正向民衆宣傳，圖擴大的清潔運動，改革這壞風氣。煤，隨地都是，當然便宜，家家戶戶每屋都生煤火在坑邊，不嫌臭味，惟烘燥，烤火的煮飯三用式，若其離不開煤的是大套無米煮飯，沒棉衣禦寒，瑟索在屋裏，靠這火力度嚴冬的人，無怪所見的男人老幼都是灰黃面孔。

長途騎馬是苦事，在這嚴冬早晨山如嶺，會使得手足皆僵，所以十三日騎發，我們幾個，拉着一匹馬，前進。路上來往往往，綉線衣絕的挑夫，馱着煤，煤油，洋磁盆，顏料化妝品，小兒玩具，以及應有盡有的一堆雜貨，來自晉城和神縣的會商，鐵貨是晉城產品，銷路擴張了是好現象，雖是日常生活必需品，亦嘗來自什磨巷，不能不用，消耗的，看後的洋貨大量流入，的確是嚴重問題。

行二十里到黃驛，醒目的，中轉兩軍旅聯合起來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

入合幣理

在眼前，是朝鮮義勇隊製的，且證明該隊到晉東南工作過。朝鮮自被東洋強盜勾結奸賊李完用們吞併了，已成歷史上的名辭，但朝鮮的革命志士都是屢仆屢起，時時刻刻作復國運動，在倭寇勢力籠罩中，拚着頭顱硬幹。七七事變激動了東亞正義火鍊，四萬萬五千萬黃帝子孫奮起抗戰了，朝鮮的優秀兒女們忻喜鼓舞，實際參加前綫工作；報答他們的盛意隆情，我們只有奮鬥到獨立地步，立刻拯救三韓民衆，跳出日本的牢籠。

途中日文標語很普遍，鼓動敵士兵厭戰情緒，瓦解敵軍部隊，作用不亞於飛機大炮，可以說標語勝于十萬兵；所以敵人到處刷洗這類標語，比派隊搜索我們的伏兵還重要，對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等，却漠然視之。

午飯是在犁川吃，犁川，常爭奪晉城時，常在報端上看見，是公路上的重鎮，敵人鐵盤據過，但每當敵人到以前，民衆早就躲入山中，所以犧牲並不大，瘋狂的敵人雖因擺不着東西，發怒焚燒，而石頭磚瓦的建築物，又不容易引燃，乾氣沒辦法。由犁川行四十里到達晉城，已暮色蒼茫，晉城是舊的澤州，規模宏大，房屋巍巍峨峨，因有的被轟炸得七歪八斜顯得頹敗零亂了！入夜洗澡於新鴻泉，是渡河以來第一快事，由相信口中知道了敵人暴風驟雨般的趕到晉城時，原想殲滅我們的主力部隊，但出乎他意料的，不但沒有聞着部隊的氣息，所有民衆亦都躲入山中，家家室如懸壺，戶戶門窗俱無，激

底的執行了空舍清野。敵人帶的有什麼糧物，就吃什麼，有什麼用具，就用什麼，從當地增添不了一草一木，憤怒得集中兵力向外發展，佔據了七十餘村，都是獲得的空虛，乾着急，乾暴跳，找不到發洩目標，大炮既不能朝着山巔打，飛機亦不肯向大石頭炸，漸漸答喪得死待在那個地區，但我們的軍民偵得這氣衰力竭的敵情，絲毫不肯放鬆，讓其安靜，配合着日夜出擊，截取給養，切斷交通，一步緊一步，一步逼一步，他不得不退却，不得不縮小佔領區域，最後形成快如囊中之鼯了，便狼狽衝圍而出，於重大損失下，退出了晉城，迄未敢再來。

晉城陵川道上

晉城民衆比較有組織，認爲幫助軍隊運輸，給軍隊帶路，是應盡的天職，所以任何部隊都可到縣政府，區署，甚至村公所所要挑夫，早晚不誤。按規定每里地一分洋，去領時當面先付價，佚子不能多要，領佚子的不能少給，經手人亦不能尅扣，從沒拉夫糾紛。十四日早六時離開這在山窪裏的宏大城池北上，到七嶺鎮早餐，烤饅頭別具風味，走上向峯頭去的捷徑，敵人從未經過，但偏僻的鄉村，有標語，窮孩子們亦高唱救亡歌曲，不要看不起這羣窮兒跑，他們都是少年隊，你問汪精衛是什麼人，立刻會得到一漢奸一的回答，晉東南交通本來不便，文化非常落後，抗戰以來敵人飛機大炮的教訓，逼得進步了半世紀，羣衆的國家觀念，民族意識增強了，而且富於靈敏性，雖說鄉村已無少年隊持棍站崗形式，但漢奸要想混進去，實在比較困難。

沿途平頭白幹的松樹，點綴得偉大的太行山美麗異常，晌午到了峯頭，當地人說是太行山的最高峯，計是就字面精度。每斤二角四，比晉城貴了七分，只能買到乾火燒吃，不要說雞蛋，連小菜亦尋不着。到附城五十里路，遇着兩次娶親的，一是在橋中，

猛熱看新娘子，疑是把廟中的觀音菩薩拈出了？一是騎着馱，都古老的式樣，雲肩花裙，只有博物館中才能找到；尤其奇怪的是那懸着的三寸金蓮，閻先生禁止了二十多年，抗戰亦快三載了，依然有纏得如此小的脚，真是咄咄怪事，願祝這怪現象被燐化消滅在戰爐火中。

晚宿附城的商號中，夥計們生火，燒水，尋鋪草，欣然無有難色，向他們道麻煩，從「你們爲了抗戰工作，我們應該供應；只要把鬼子打走，大家便都安生！」回答，抗戰到底，已經深印在每個中華兒女們的腦海，並毅然肩負起這重穴的責任。

十五日晨到達山口村四十軍軍部，那是饒黃忠龐炳勳將軍的大本營，他是燕趙健兒，具有疾惡如仇的性情，北伐後駐防大河南北，到處除暴安良，有口皆碑，現年過花甲，在抗戰將領中是最老的一個，但黃忠不老，山東臨沂的奇功，豫東常營大捷，開到河北便參加了奪取晉城。老將本人到□□去了，由馬副軍長，賀參謀長等招待，看那雄糾糾的官兵，無怪能得到「四十軍真能幹，打得鬼子只亂竄……」的讚謠。

向陵川走，軍部代找的引路人，土頭土腦，穿着一身破棉襖褲，看他的出門證，知道名馮狗娃，好像沒一點知識，但慢慢攀談的歸結，哦！不得了！「抗戰到底」在「漢奸」，他解釋得相當詳盡。十餘里以後，一般立土陡岸，沒有石頭，彷彿到了鄭州以

西一般。走過東西溝小學吃水，二十多歲的教員寒菜，剛從縣幹訓班受訓歸來，精神勃勃，應對如流。據他說，每個村子有小學三四所或五六所不等。小學教育普及，不分縣區，村，鎮教員都是每月小米二斗，白麵十斤，洋五元，這樣窮幹苦幹精神，很值得表揚，仿效。

男女三俘虜

陵川縣城未淪陷過，但敵機光顧的次數太多了。殘破得不像樣子。城內商店大都歇業，只剩南關的寥寥幾家。十六日晨滿天星斗，東方剛泛魚肚白色時，我們穿殘破的陵川城中心而過，出了異常窄小的北門，走入了一條深溝內。這溝是獸，拉，抹煤的要道，灰黑色的積塵，一踏便可埋腳。人馬過處激揚得滯塞呼吸，頭昏欲嘔。十里到楊寨，就「起火店」內吃點心，起火店是住宿客人，有火可做飯的意趣，山西境內沿途觸目都是「起火店」，「起火小店」字樣。

順川東北行，一路平坦，大炮聲音頻頻漸入耳，一切都聽慣了，滿不在意，沿途小學所用課本，都是中國文化社編印，嵌人「打倒漢奸」「擁護我們的蔣總裁」！樹掌屬壺關，□□軍幹訓團□□百幹部，在嚴格訓練。幹部能決定一切，所以都積極培植，企圖確切掌握整個部隊，殲滅我們民族敵人。

由樹掌再前進，時山時溝，或上或下，尤其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的，是下臨深澗的光滑的青石小道，過西風坡以東，坡更陡，石更滑，先伸下右腳踏穩，再下左腳，只

怕穩不着，滾石般的墜下。通過約半里長的舊窟窿——人扛將青石壘成甬道，由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六年間的工程，——人馬都疲憊不堪，止宿在山窪的窮而小的土骨羅村。十七日繼續北上，將近新窟窿，遇見三區某團隊押解十二日夜在湯陰縣鹿樓鎮俘虜的敵翻譯官一名，營妓二名，翻譯官穿了件士兵棉大衣，在隊伍中間步行，免強可抵禦寒冷，營妓雖騎在毛驢上，衣服單薄，又不背着鞋子，惡索得可憐。

「滿州國。」當翻譯官這樣答復問是什麼地方人時，一羣中都斥他爲亡國奴，奴隸劣根性。經我告訴既是中國人，應答復某省某縣，僞滿是日本佔我東北後的名稱，我們絕不能承認，他扭扭羞愧得抬不起頭。慢慢詢問，知道他名王林義，年卅一歲，安東縣人，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，在北平敵柄山司令部考取的翻譯官，月薪六十元，因家庭在朝鮮饑餓，小學時代便受日本教育，中學時代雖在故鄉，已是一九一八——以後受奴隸教育很深，國家民族觀念便淡薄了！我們準備收復失地，先要設法教育在敵後無數的青年男女。讓敵人實施了奴隸教育，却責備他們不該被利用，是刻薄，是殘忍。

他答復我們詢問敵人對他的態度說：「表面還好，實際不放心，更不關心，自己戒備很嚴，不問我們的安全，用時便呼召，不用即揮走，不，怎能被俘虜來呢！」

「你這次回到祖國懷抱，有什麼感想？」

「我只有慶幸，慶幸今後有機會爲民族効力，並悔恨過去被敵人教育麻醉，受敵人利用而不知」。王林義這坦白回答，引起我們熱烈鼓掌，歡迎覺悟的鬥士歸來。於是他們作了我們和營妓間的臨時翻譯，知道她倆都是朝鮮人，一名韓正林，年十八歲，一名金瑞生，年十九歲，都是被敵人強迫徵來，離鄉背井，當敵兵洩慾器，非人的生活，使他們精神身體痛苦萬分，詢問觸動她們的傷心，立刻淚如雨下。我們以「朝鮮原是中國的，中韓兩民族是一家，你們不是被俘，是回到老家，不但沒危險，却跳出地獄生活，超度到天堂，歡迎參加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工作，達到中韓兩民族獨立目的。」安慰她們，才停止哭泣，泛出喜色，轉向我們致謝。

在大河口□□軍醫務處午飯後，邁上征途，走出了山西，到達河南林縣境內，莫明其妙的是另一番心情。

男女三年

七二

敵一個女學士的轉變

「等因奉此」近來纏繞的時間比較少，抽空整理舊稿翻出代某君保存的女友信札——厚盈二尺半，於今十五年，主人翁從活潑天真的中學時代，經歷了教員，女師校長階段，再到北平女子理學院完成學業時，正值蘆溝橋烽火連天，冒險繞道逃出故都，心灰意冷的在家鄉教書苟安，不幸又逢敵騎浩劫，於是想投奔大河以南的友人，過流亡生活，而遍地荊棘，「行不得也哥哥！」苦惱徬徨充滿素箋，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女兒，不能眼看着倭騎橫行，便決心將整個生命供獻國家，參加抗戰。現在將她七七事變後的信件，整理披露另為標題，讀者可明了這個敵後女學士脫變為民族鬥士真象。

生活非常不安定

貴恙如何？念念！

二十多天以來，生活非常不安定，今後當更困難，所以決定通車後，即遷里麻務地方，不過苟延殘喘，又飽若干時間，實不勝預料也！

平市是安穩了，但總嫌我這樣的人，實在不适宜在這環境之中。現因某種關係，離開東方女高中，住友人處，靜候早日通車，再談，祝

夏安！

□□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

無時不想走出

□□：

北平事變後，無時不想走出，但事實上是不可能。只有過着悲痛吞酸生活。一個月來，除了每日看見日人的殘酷，獸行，高壓……自己焦急外，沒有一點別的方法。

自平津軍運後，大家就打算到津轉運，再作進退，無奈平津運不易走，以後抗戰又起，更不敢離平，只有等待最後的勝利！通行——再作打算吧！但是東方女中因地址不適，終被敵人佔有，所有一切東西，完全犧牲了！秋漸深了，淪落北平，終非久計，故于九月二十九日才決定回里，由朋友介紹齊魯大學學生數人同行，卅日由平起程，可恨可怕的日人哪！嚇得我內心戰慄，不敢正視，幸有外人特別照顧着，一路算是沒出意外。由津到烟台，因烟濟汽車路不通，即到轉青島，轉膠濟路到濟南，又轉到德州，而大輛運糧後，汽車不通，由運河乘小汽船到清河，九月十五日才算到家。

懷着滿腔痛苦逃出故都，現在又陷入愁悶之海，因為戰事一天一天的不利，□□已變成第一戰綫，做二次亡國奴，不是很容易麼？唉！流亡的人怎樣可憐，我是親切實驗過，可怕呀！前途。

承你如此的提拔，我是五內俱感。只是命運不佳，不能成爲實事，以至流亡南北，而今盤居故鄉，再過着恐慌的生活！我很希望着這種狀態保持下去，雖然苟安，也比野事流亡好點，可是大炮轟炸着，萬不得已時，只有再向南逃，大家都到死的戰綫上去吧！

現在縣中女校服務，不是我的目的地，所以煩得很，無法之時，只有這樣吧！祝

快樂

□□草九月二十日

實在使人難過

□□：

謝謝你時時刻刻掛念着我。讀完你九月來的快信，起無限的快樂和悲哀，當在平過着那樣麻木生活時。腦中只想怎樣脫離那危險的地帶，對於謀事一層，早就忘到九霄雲外了！回到家裏才知縣中正爲我談事焦急，就來校任課，鐘點雖不多，事情倒不少，担任女中主任，教課九小時，男中四小時，女中五小時。現在上課才兩週，去□□恐怕不可能了。至於□□師事，不必再追求，等以後有機會再說。□□事能否給他們介紹一個人，如可能，將□女師畢業的一位朋友介紹去，請你斟酌吧！

□□，請你買本木索吼聲一類的歌本，因爲這裏買不到，可是在這國防第一綫，一般人的混沌麻木，實在是使人難過，想藉此給一般學生點興奮劑，所以又得麻煩你。我想你不會說我討厭而太多事吧！本來在北平事變未發生以前，曾買得很多的參考書，現在一無所有了，想起非常傷感。

過田園生活實在有無限的快樂，不過每日所憂愁的是日機的降臨，寄到女師的傳收

到了，請勿懸念，以後來信，寄□□縣立中學女子部可也。

最後 敬問你的康健恢復麼？一切如意麼？望常來信。祝

快樂

□□草九月二十四日

誰能挽回這種亂動

□□：

國事成了這樣，如何是好呢？這裏的人像驚弓之鳥的恐慌着，學生都溜走了，學校也無形中停課了，真不使人樂觀。但是誰有能力能挽回這種亂動呢！心裏難過得慌，傷風遍地大水，逃想也困難，所以決定了敵人沒有佔□□，是決不離開，必要時先到鄉間去住，再想別的逃走的方法，也許真的到河南去，或到南京去，屆時看情形再定吧！現在雖然沒有學生了，也得每天照常來校辦公，真是無味得慌！如果河南南部有機會，請你留意，解決我逃亂和謀生活兩種問題，再談。祝

快樂

□□十月一日

樊樂

如何是好呢

樊樂

如何是好？□□地域是一日三驚，決定在必要時先到河南，再作計劃，雖說一貧難舍，可是死在這裏，實不甘心的。請你千萬留心，在河南謀一小事，以免凍餒之虞。如目前有相當事可做立刻電知，我便往目的地前去，不是恐慌奔跑，不，大炮臨境時，一定是河南，再作他謀。總之，請你為流浪的人幫忙吧！也許再過三五日即動身前往，無移秘思，不知何適何從，母親又恐像淪陷在北平似的，催我速走。我這樣的拉雜重複的說，你可想像我現時熱鍋上螞蟻生活，天保佑有點小事做，當可放胆流亡，再談吧

愉快

□□十月二日

何日過黃河

□□

進了日機轟炸區□後，即國縣政府各科人員逃出，今日方至□□，何日過黃河，不敢預

料。河南是否有團體加入？請注意我們生靈問題。祝
快樂。

□□三月十五日

等待着命運判決

□□報

□□想不到千里奔馳，結果又回到□□，手無寸鐵的我們，又有什麼方法呢！現在只有等待着最後命運的判決吧！於本月四日惡消息傳來，勢不能久居□□，奈各學校職員不能立即脫身，只好等警察到臨，去掙扎自己的生命；所以家姊等逃走陝西，家中搬到鄉間，而我是與□□城共存亡。五日事急，退兵壓境，混亂異常，並傳敵人近咫尺。大敵之聲不絕於耳，這時愁腸萬轉，不知如何應付這個艱難。幸幸兄弟亦隨逃走，乃得打破匪圍，幸得同歸。同歸府各科人員，逃出城中，到四十里外之村莊，小住四五日，消息雖好，但危險極矣。長官突有敵機四架光臨村莊，幸得逃避。四日又離□□，步隊到□□，轉機一轉情形更爲緊迫，不能前進，只得轉機到於三月十日，幸得重圍打破，逃到□□。現期到現處是逃過匪隊，軍事雖行，如何能阻調這樣弄呢！補救無從，幸得新縣政府的信

釋隊保護，沒遭意外，而且，有兩友兄特別照顧，更是幸運，計劃如能逃到黃河以南，決計走一個十分安全的地帶，再不這樣驚慌的過時光。三人徒步走四川，想費當另有一番生活，而今又回到這不安定的地域，哦！告我遠方的朋友，我還在人間，不知何時擇扎到黃河沿岸。再談。祝

快樂

□□十月二十八日

只有等待着時機

□□

□□昨夜給你寫的信尚未發出，今天接到九月二十七日的信，計算恰恰是一個長的行程，在這一月中我會與你去了許多信。想是途中遲滯，將來會慢慢的收到的，□□，我也「決定把性命交給天」願其自然的轉變吧！不過內心裏我決不願死在日本飛機大炮之下的，可是拚命的掙扎，走不出□□的境界，又有什麼方法呢？我在□□尚稱平靜，靜時安一時，祈無懸念。

早就決定了走到犧牲的戰場上，可惜錯了一步，以至遺憾終身。如果我從北平不回

家來，到南京去，或到開封，又何至於成現時情況，如果家母不固執，也不能如此！來家後與家姊計議，應遠離□□母親是捨不得家，故遲延不決。十月四日事急，家姊倉惶出走，而我於五日亦想狂奔……只有等待着時機吧！

記得有一封信上說，你不必再追問□□師事，但是你這樣的認真，你想怎能有希望的□□□□，我很信任你，你的話我是絕對的相信，那總會疑你欺騙我呢！我覺得我們是多年的朋友，彼此早就認識清楚，何以現時會疑心呢！我知道這是你的真誠忠誠的感觸，我是怎樣的感激！真是三生有幸，遇此良友。走到前綫去！什麼時候成爲事實呢？我很願意早日實現，可是走不到中國統制之下，怎樣好哇！每天過着煩人的生活，無聊得很！很願你常常來信，別的下回再談。有轉我的信，請你保存吧！祝

□□十月二十九日

應當受點折磨

我還在這大波瀾裏旋轉，舞得很瘋！爲了整個的國家，我們是應當受點折磨，可是

希望吼聲驚醒一切人們

我的好友！

十月五日寄來的歌曲，於本月二十日收到，而這是在繼續着歡迎□□，你據我的心中是如何悲痛！很希望着這吼聲的力量，能驚醒一切的人們，歡呼着走到民族戰綫上去！

這封信到朋書時，也許你已不能安然的過活了！不過我很希望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，不要忘了這淪亡的地帶還有一個可憐而不自由的我，更盼望着常常接到你的信，因為看了你的信，像是吃了一杯冰激凌似的快活，給我莫大的安慰。而今我所禱着上帝，願黃河以南的人們平安過活吧！尤其是我的好友你，不要受着一點驚恐才好！

戰事是順流而下的情況，真真不明白為什麼會到這種地步，嗟！傷心得很！在這些天內許多朋友蹲在一處，總覺得個人已是亡國奴，自嘆自憐，但無計可施。

□□，我一百二十分的希望着你能做個民族英雄，用你的力量來拯救我，總滿要無力且

敵後一個女學士轉覽

八四

所有華北的同胞。

自戰事發生後，家姊即逃亡西安，而今忽許又往四川。消息久斷，懸念異常，惟有信寄你轉我，請將你近况告知彼等可也。

再誌，祝

愉快

□草十一月二十四日

翹望着國軍前進

□□：

快信今日收到，很希望你拯救我的計劃能早日實現，並翹望着國軍前進，好脫離這鬼世界，走到自由之鄉，不過現下河北省沒有看見國軍，怎不使人愁腸萬狀呢！

特告遠方友好，這裏目下很平穩，所以我的一切情形照常，雖然看着這些傀儡在玩滑稽劇，但只要他們不疑我，很樂意澈底的看着這些把戲，趁機會做些有益於祖國的事，你不要掛念，只要我們能活着，大家就分頭的努力吧！

我們的□□□□於十一月十六日隨□□□□溜走了，因為前逃走時他手下的兵到處擾亂民衆，我們跟着他走，到處很受窘，使人看不起，所以大家決定了不和他同走了！可是獨自走，又走不脫這個匪世界，只有困在這裏，每日價不是空悲愁，就是氣憤不過，死等着好的時光來臨。

芸姐的信，請你按地址轉給她吧，不知現時他們還在西安，不？寒假時能給她找點小事做麼？她丈夫□□□□，曾做過校長，局長，爲人太正直，所以如今還是兩袖清風。再談，祝快樂

□□草十二月十二日晚

現在成了一無所有

□□：

□□你想不到我們這一月是怎樣過活的，現在成了一無所有，無所歸宿的人，逐波流浪的生活何時是了呢？這裏被土匪鬧得一點不能安寧，盼着□□□□司令來臨，總是不見影跡，到底這右翼先鋒隊在何地點，能否來□□，是否□□□□。

芸姐最近有信否？望你告知他，家中被匪搶掠一空。

祝健康！

□□草十二月廿九日

心中憂慮得很

□□：

久不接來信，懸念異常，盼你舉家平安，爲勝。傳聞開封被炸，不知確否？如實，當不勝警恐。今後望及時籌劃，勿爲壘中鼉。

□□軍別動隊司令何時能來到，真是望眼欲穿呵！他們是否所謂□□軍？在□□一帶成了土匪的世界，舍下被搶掠一空，計有四百餘村將成一片焦土，在這情形中，使人沒有一點希望，只有盼望着□□□能來到。

心中憂慮得很，再談，祝
冬安

□□三十年一月三日

愛國也得有門徑

□□：

你說走到前線去，而我就在戰棧內，但是於國家有何幫助呢？現在才明白愛國也得

有門徑，否則此路不通！可恨現時無人能助我到軍隊中，走上戰場，天！天！知我者天！這羣民情昏昏沉沉，一無所知如何是好呢！望常來信安慰我。祝
年安

□□一月七日

只有奮鬥才是出路

我的好友：

我遙祝你在流浪的生活中一切平安！我想你現在也許正在越高山，過深淵，旅行於長安古道吧！我覺得你這樣做是對的，無論怎樣我們是沒有出路的，只有奮鬥才是我們惟一出路。好友我勇敢的好友，努力吧，奮鬥吧，用你靈活的筆墨，描繪出變色土地的慘況，暴露在中華的自由國民面前，使他們準備起來，作最後的鬥爭。

□□很希望你來信時，能多報告給我們一點國家情形，和你的生活狀況，因為我們得不到一點正確消息，苦悶得很，這裏並不檢查信件，不要顧慮，因為日人還顧不到這一層。何況□□已到□□，一切有點新氣象，游擊隊已佈滿了各地，實行破壞和暴動及組織工作。

你們的快樂家庭無形中離散，使大姐帶着四個可愛的天使逃亡到山谷鄉村，而你千辛萬苦的跋涉征途，當然免不了無限的寂寞和淒涼。我總覺得中國不會亡的，從你同大姐來作比例，中國的人口有怎樣的驟增，小小的日本怎能消滅無數的生力軍呢？我何時才能見到大姐和四個小寶寶的，四個天真活潑的孩子，是怎樣使人快活，我想你每天總是哈哈的笑吧！

你有五千二百五的資產，也算得富戶了！現在覺得有點累贅，可是將來成了□□妹，大概你也要「不重生男重生女」了！

勸導你去西安的話，當然能見到苦姐的，可惜我沒在那裏！很希望你無論到什麼地方能給我個簡單的信，很希望你能指示我一個正當的出路。

自汲縣和開封寄來的信同時收到，我想你現時也不知又跑到中國那一角了，來信時請寫清月份吧！因為信在途中費時很長。再談吧！祝
快活！

課目是游擊戰

除夕的信今天收到，正要預備上課時倉忙看完，心中很高興，課目的是游擊戰，聽得比大學教授講的有趣味，因為是針對現實哪！我想今後不用千里跋涉到黃河以南去了，目的是做點有益國家民族的工作，而今不算是對了嗎？不過總不如我們倆一起到戰線上好哇！我只希望着數十年後戰事完結了，全國慶祝勝利的時候，我倆都是白髮蒼蒼時會面。你以爲怎樣？我的多年的老友呵！

現在這個局面，使我起了莫大的感觸，記得民十七北伐軍至□□時，無意中遇到□□，覺得他們很偉大，使我這個小孩子欽佩得五體投地。那時我愚昧得很，對於人情世故一無所知，所以他雖介紹給你通信，而我不過覺得好玩罷了，並沒有覺得除了好玩以外還有什麼期望，因此造成了你覺得的遺憾，但你應當感謝我那時的無知；不，你能有獨在的美滿家庭麼？如果我當時懂得男女間還有愛情，恐怕今日不會這樣的自由吧？我偏僻的個性終久任意而未動搖了幾分，使別人失望，而我並不是沒有痛苦，可是剎那間的苦惱，終久換回了永遠的快樂。

我記得我中學畢業的那一年，是我們斷絕通信的一個時期，以後無意中荷女表又給我們聯絡起來了，此後知道你結了婚，本來就不應當再與你通信，可是我覺得友誼應當長久保持，你是我內心的好友，不能，也不肯毅然斷絕，但深恐妨礙你們美滿的

敵後一個女學士轉變

龍〇

生活，因爲一般女人嫉妬，我不敢這樣猜大姐！結婚後，常反對丈夫再與第二個女的通
難來往鬧意見，我怕你們也犯了這種毛病，從各方體驗，知大姐是個忠誠可愛的人，不
能與一般女人同樣看，所以我們至今還能保持着這純友誼的關係。

希望你便中告訴我，爲了與我通信，是否有麻煩？大姐持什麼態度？如果有的話，
請你就從此少通信吧！不過我們這種通信，絕不是像情人的書箋，完全是友誼的通信。
你說「情同骨肉」，是一點不錯的，如果妳承認的話，從今天起，我們作異姓兄妹吧！
以爲承認吧！不才妹要仰仗你的指導，在社會奮鬥呀！

今天雖是星期日，却在城裏跑了個整天，累得復！就此停筆並祝

快樂

三月三日晚

此地更有生氣了

四〇〇

來信敬悉勿念！

現在請你給我找幾種合乎時代的新劇本寄來，像黎明之夜，阿比西尼亞的母親，放
下你的鞭子等，越快越好。你一定覺得我太煩你了！這是沒辦法的事，此地沒有，不

啟發北平寫信要，只有煩叨你。並希望今後自動的常常與關在敵後的妹妹有點有生氣的讀物。哥哥，你一定說，這孩子不花自己的錢，要我破費，豈有此理，但你別怕，將來必要加利息奉還，請你無論如何給辦到吧！

煩瑣我們工作很忙的時候，抽時間唱歌打球，有一位音樂家領導唱歌，所以我學會了很多的歌子，現在這個歌詠團擴大為全城的市民歌詠團了！而領導的人被調走，大家推我來領導。□□□□離長已刻□□，此地更有生氣了，請你快點給我寄一切新的讀物來。此致
□□□□
慶發歷旋的敬禮

□□五月十一日

我一切都好

□□：

信中不幸的消息傳來後，說不出的懸念！飛機洪水相繼降臨□□，你是否還在那裏深望願你早到□□□□在忙迫中平安工作，沒有一點不好的事臨到你的頭上才好！

寄來的兩封信，想都是不會收到的，是成灰塵，還是付之流水呢？任其自然吧！

我一切都好，勿違念，望你百忙中常常告訴我你的生活情形爲盼，祝
暑安

□七月五日晚

痛快得很

三哥

在上週回家時看到你的來信。你現在到宛城去，大姐到伏牛山去住一定很安全的，我在這裏很好，因爲別的關係，已隨部隊到鄉間來住，工作很忙，完全過着紀律生活，覺得很痛快。

前寄□□□□一信，不會收到吧？這明信片也不見得能看得到，不過爲着應當報告給你的近况，最近看到重慶報紙，知道了許多中央消息，痛快得很！希望你到前線採訪戰地消息。此致
敬禮

四弟□八月十三日

盡日流浪

□□□

很久沒有寄信，原因當然是大局所致，在□□各地，盡日流浪，也算是生活中一般值得談論的。間接聽到你寄來一信，聽說你病了一次，我於今年春也被病魔包圍過。被環境所迫，舍下已遷居鄉間，所以你以後不必再來東關寄信了？我的行址不定，沒得到你的信的可能，將來我有變化時，一定去信告訴你。□□及孩子們都好麼？再談，祝
近安

□□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

一切都在高興中過

□□：

你以後不要再往故鄉去信了，因為二年來，我沒回過家，沒往家去過信，家裏不知我的消息，兩時家裏所處的環境，你可以想像到的，萬一有什麼意外，使年邁的母親作起難來，也真是增加了自己的罪過。你接到這信以後，千萬不要往家裏給我去信了，我不會接到，會給家裏找麻煩，嚴重些，真不堪設想了，我就算一個流浪的孩子吧！到處是家，沒有苦惱，一切都在高興中過呵！以後我盡量的找時間給你寫信報告我的生活，就是不可能時，將來你會得到消息的，再不要冒險給我來信了！我的故鄉不能像先前那

敵後一個女學士的轉變

九四

獲得自由了，故鄉只剩下個年老的母親，一無所有，想起來非常的淒涼，但是有什麼法子呢？只有默祝她老人家永遠安康！

敵後我先在□□縣政府工作，最近又到學校裏來。你總是官階級，當然也很好，很快樂。進□□及孩子都很好嗎？願你們如意。我們沒有固定的地點，總之是遊動，現在來到□□住，未來的幾天，以後誰知又到什麼地方去呢！再談，祝

陸凌

四妹□□啓廿九年四月九日

金鑾殿上話家常

把憶張季鸞先生一文，擺在中間，當作這一部份的前後洪溝；以前是三十二年應洛陽中原日報之約寫的，原題是梁園報業話舊，以後是選二十四年所發表的金鑾殿上話家常中，冷譏熱嘲比較少的小品文。當時類似序文中，有一段是：「新開記者的日常生活，彷彿害瘧疾的病人，冷上來三伏天，熱上來三九天，熱上來三九天等於三伏天，沒事時，儼然清閒階級，專來編，忙得吃飯睡覺都顧不得，加上洗洗進門，想道：插大政方針，驚駭世俗，利用着鞭子，設宴招待，什麼民衆喉舌，與論導師，一陣恭維，用不着連傳導都會承主人意旨，白眼看你。在這變化無常的生活中，已與寫作絕緣三千里了！然講交際之廣，見聞之多，則更起速官貴人，下至瓦子，王八爺，樣樣機緣接談來往，那麼，提筆說東家長，道西家短，槍形繪畫，不見得絕對外行，且拍記者馬屁的，大都給上無冕之王的尊號，騎窮開心起見，與專制餘毒，稱孤道寡，標題曰金鑾殿上話家常。」

憶本行同人，談本行掌故，比較說東家長，道西家短，更內行，更家常，所以拿舊日的題目概括了近年寫的東西。

豫報與豫州時報

十四年夏初到開封時，雄才大略的胡景翼，已撒手辛苦創建的國民二軍西去了！繼其督辦河南軍務的，是拘謹自守的岳維峻，但張溥泉，劉允誠，景梅九諸先生，都是當時督署的上賓，一切措施，自然趨向於進步途徑，所以報社通訊社，風起雲湧，除新中州報外，有豫報，豫州時報，新豫州報，大中國報，兩河新聞，大梁通訊社，大河通訊社……

豫報社址，設碑橋街，彷彿就是後來梁苑女中的所在地，社長呂蘊儒，是附刊於北京國風日報而發祥的狂瀾社友，雖說印刷得模糊，却以嶄新姿態，鶴立於各報中，特色的是副刊，常有名魯迅，長虹，向培良，高歌等作品，尚鉞，徐玉諾先後主編，爭取到很多的青年讀者，豫州時報，是在火神廟街，印刷比較清晰，社長閻徹五。

當時的兩位青年社長，早都改行了！蘊儒刻在省黨部工作，徹五現任新野縣長。

短命的霞翳週刊

中州大學預科時代，我的創作情緒特別高漲，有地方發表，還想獨樹一幟，觀豫州

時報之無副刊也，特走訪社長問徵五數次，講妥了附報出四開張週刊，名曰「霞翳」。我主編，他印刷，彼此不索費用，幹得非常起勁。

當時社友有于錫乾，汪全真，黃勳偉，王培彬……錫乾署名健亭，全真則署重車，或千里，培彬署檣郎，以其美風姿，戲以姑娘呼之。可惜出了八期報社便因經費困難，把它夭折了！

錫乾當過關封營業稅局局長，現任葉縣一科科長；全真是河南會計人才，仍在洛陽，都久不彈此調矣！

槍桿與筆桿之戰

李紀才爲國民二軍健將，所部紀律亦較嚴明，故十四年得任開封警備司令。斯時大股土匪圍攻距開封不足百里之「金杞縣」，該縣縣長原係李之幕僚調升者，關係甚密。彷彿是段劍峴吧！投稿各報，謂杞縣縣長被匪劫去，大中國報，河南晚報，新豫州報三家採登，李以捕其面子，大發雷霆，立查封三報館。報主人張資讓，田仲起等，預先潛避，豫報呂蘊儒，豫州時報閻徹五，兩河新聞鮑蔭樹，大河通訊社馬冠羣等遂被遷怒，

於晨八時請軍警備部副官處，只更午後二時，李始在會客室傳見，從副官處到會客室，大刀手槍隊森嚴林立，如對大敵，李盛怒謂：「今天槍桿與筆桿戰，若君是我兒，還是你們兒，」馬冠羣起立曰：「司令請我們來，究竟我們幾家犯什麼罪，請司令息怒，順白指示」。李未答，拂袖而去，這批新聞客，便又回到副官處了！

爾時于右任先生在汴，呂等遂函述真像，請求援助，于立刻致書謝情。至夜，李再召見曰：「于先生好管閒事，誰的面子我亦不看，你們出去的條件，是限七天把投稱人找到，送司令部。」一場槍筆戰，方不了了之。

別開生面的通訊社

十四五年之開封，開封通訊社，主辦人名張弛，號惜陰，與省當局有關，經費較充裕，故每日以新聞紙，鉛印，發行，並間日登載社論，別開生面。

同時有綽號趙長腿者，出身寒微，粗識之無。一人兼辦共和，中原兩派通訊社，以開玩笑方式，結識各機關傳達，勤務，藉獲消息。稿係石印，為不定期刊，常登狗屁不通之頌揚某縣長文字後，逕寄兩信敲竹槓，往往生效，可以維持生活而有餘，惟同業以其

敗壞名譽，咸不屑與之伍。

寶貝張銘新

十四年之大梁通訊社，供給各報有價值消息，頗見重於同業，主辦人張銘新，天津術人，短小精幹，寫作俱佳，好揮霍，不令囊有餘資，常蓄仁壽壽，賴東洋種。北伐後參贊鹿鍾麟氏戎幕，後派至第八方面軍劉鎮華部担任聯絡工作，十九年復回汴任第六路萬選才部參議，鹽店監一個，優焉遊焉，常與丁叔恆，呂蘊儒，王荅谷及筆者來往，神氣十足，好說笑話，吾輩咸以「寶貝」呼之。

當時各機關均不發薪，借甚難，銘新借到錢即吃喝洗澡樂，化盡即悶坐不出，叔恆有時請其寫文章，或辦重要公文，即囑會計送數元，供洗澡吃小館，或逕作東道，則喜笑顏開，一揮而就。否則，必發牢騷曰：「扯淡，窮急得要命誰有心情提筆！」叔恆常戲謂曰：「你這寶貝，腰中錢多，便失蹤……根本不見金面；不名一文，又不肯幹，祇有這方式拿你。」

記得有一次他出差到鄭州，夜逛河北路，正在與姑娘調笑時，馮之總部執法隊往查

，妓女大慌，執法隊瞥見其身穿軍服，厲聲問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銘新自揶面曰：「我是第六路參議，叫張銘新，來□□的。」執法隊以其開門見山，滑稽有趣，粲然而去！

抗戰後，聞此君應貴州某專員約，往任科長，過屬縣境，曾以類似日本人被扣，迨縣長親詢，始知上峯約到之科長，遂道歉款送之。

報界前輩景梅九先生

十四年夏，北京國風日報社長景梅九先生，寄寓開封鴉鴿市，筆者常趨謁請益，蓋拙作首次於讀者見面，係在該報副刊學匯上，平時常有信件往返，深欽佩其忘却人我界綫，有錢大家花，沒錢花大家，放蕩不羈，名士風流作風也。先生係胡景翼之師，當時汴垣軍政要人，不少出其門下者，故寓所常高朋滿座，各色人等俱全，有執書問難者，有討論問題者，……坦胸赤足，橫臥烟榻上，任何貴客出入，亦祇欠身答禮。記得初次見時，被詢曰：「你什麼時候從法國回來？」至莫明其土地堂，呆無以對，經鏡清說明後，始曰：「呵！我記差了！」

景氏係報界前輩，名定成，筆號老梅，山西安邑人，著有罪案，入獄始末記，……
選於國學，自然科學，社會科學，留學東瀛時，值總理組織同盟會，遂參加焉。常謂革
命重於吃飯到處宣傳鼓動，入以其不修邊幅，腿非常勤，贈綽號曰鬼爺。於宣統年間，
在京創辦國風日報，作掩護本黨工作，炸五大臣，刺攝政王等案，均與有關辛亥起義，
對我革命軍擴大宣傳，被當局警告，次日僅刊啓事一則，大意謂本報收到各方消息甚多，
以禁登載，不能披露，請讀者原諒，一張白版出，京師人心更動搖，國業中途今傳爲
佳話。

民國成立後，與閻錫山氏政見不合，常於報端抨擊晉政，然聞閻氏常接濟國風報，
雖國風未因受接濟而和緩，但閻亦未因未和緩而不接濟，亦一趣事。雙十二事變時，在
陝本黨機關均無形解散，先生適寓西安，則大榜其門曰：「中國國民黨西北支部，一事
聞於張揚，以其係老前輩，末如之何，其平生行動類如此。」

溫天緯先生

溫先生直隸，字天緯，陝西扶風人。讀書北京大學時，即兼國風日報編輯，著論評
論人口，十三年應第一師第一混成旅長岳維峻邀，爲幕客，時旅駐防安陽，先

入川紀行

101



生遂兼省立十一中學國文，所選講義，逼及經史子集，口講指畫，必令全班盡懂始已。筆者迄今與舊時同學談及，無不敬佩稱道。

十四年岳維峻接督辦後，先生任督署機要處長，偕夫人潘玉梅住大廳門，自奉甚儉，而一宅兩院中住滿友人，每飯必開兩桌，逢假期，則窮朋友，僚屬，學生麇集後，詢夫人所存現金，除一週自用外，某五元，某十元，悉數分賜，絕不少吝，夫人亦無慍色，至新聞界往探消息，必予圓滿答復，請求解除困難，亦必盡力之所能，當時督署局廂端午，中秋，年關三節，則按平時各報篇幅，價值，送補助費，公允非凡，各無間言，先生之力焉！

岳維峻死於豫鄂邊區之役，先生親赴漢口迎靈柩歸陝後，復佐孫蔚如氏治軍，所至有政聲，抗戰軍興，受命為陝西第四區行政專員，轄偏僻多匪區之商縣，雒南等地，年餘即將匪患救平，現已調任第十區，歷史上著名之咸陽地帶也。

豫報停刊

十四五年的開封報界，有兩個組織：一是報界聯合會，一是新聞聯合會，前者代表

舊派，後者係新的力量，有時雖意見不一致，但並非不能相容，且可外禦其侮。

記得大梁通訊社揭發菸酒稅局舞弊黑幕，各報一致披露，毫不爲威脅利誘所動，實業廳所屬某工場女職員發生桃色事件，豫報採登斯項消息後，女當事人以敗壞名譽，向法院起訴，各報遂著論攻擊法院推事，謂其不應該受理，鬧得風雨滿城，結果由實業廳長劉蓬山氏出面作和事老，賠錢在龍亭請客，方告平息。

寇英傑主持豫政，以豫報曾刊柏文蔚，孫少侯，于右任，景梅九等言論，認爲係本黨機關報，處處爲難，該報被迫，遂於十五年三月間停刊，迄十年北伐軍到汴，僅存經濟基礎雄厚之新中州報，由省政府接收，改爲河南民報，舊時之報社，通訊社，遂均隨時代去矣！

張紹堂不怕麻煩

河南省垣各校於十五年冬，一律提前放假，筆者因離梁園，直至十八年八月，始復回汴中山大學本科一年級續學，故十六七年之報業情形，不之知也！

南京拔提書店出版之拙著大人物的把戲，卽寫於續學之始。因其時中學同班張金鑑任山東省黨委兼黨報社長，沛弟編副刊，應其索稿，欲得酬金，然稿費雖近百元，但人

事應酬既多，醫文自給計劃大左，遂於十一月起任天津大公報發電通信工作，正式開始記者生活。

「記者與監獄爲鄰」，早深印吾腦海，適館中所寄之發電憑照爲「何守一」名，復以軍政界中不少舊雨，可無意中獲得消息，遂不公開。當時中原戰爭將爆發，曾數以重要軍事消息報告報館，卒引起當局之注意焉，省府祕書長張紹堂囑負檢查電報之祕書崔文驛告電報局，大公報記者再不露真面目，停止其發電，被迫唔靈珊，伊大笑曰：「原來是你」，蓋彼此係彰德同鄉，平時不斷會晤耳！

被引見張紹堂，他那倭而發胖的身材，忽然使我聯想起水滸傳中的吳用，許是在二集團時，知其係三家村教書先生，隨韓入伍起家故也！寒暄後，張先生戴高帽子曰：「張先生消息很靈通」。

我謙遜說：「由朋友中間得點零碎消息，有愧記者職責……」

「靈通雖靈通，有時不十分正確，今後如肯每天下午過來一次，我一定就所知道的，盡量供給」。

「那我只有感激了，不過祕書長很忙，太麻煩了似乎……」

「我不怕麻煩，沒什麼！」

三五通訊社

韓復榘部十九年春東撤，第六路開入開封，該部政治處科長兼宣傳大隊長呂蘊儒，率工作人員，首先至焉！筆者聞訊後，訪之於河南民報社，數年未隔，詳話別後生活，伊殷殷以「是否能靜心讀書」相詢，於是戲稱：「放心難性，經濟壓迫更討厭，我之所」以擴大公報服務以此！請你再替我活動個兼差，補助補助學費應酬費，「蘊儒鄭重道：

「不要開玩笑，你真肯參加工作，我保險處內歡迎你，」我直好說：「當然當真！」

越三日，蘊儒回訪吾於中山大學之六號樓，相見即曰：「已向叔恆說定，聘你當三五通訊社的總編輯，不隸於任何科，並且我們都發不到餉，對你除供給伙食外，每月先支給車馬費五十元……」

「這樣對我最相宜，但我有兩個條件，第一不能使我耽擱學校課程，第二我不隨政治處應拔……」我於考慮後提出條件。

三五通訊社於叔恆答應我的兩條件後，由我另行開張，當時除省府各處處外，機關很少，軍事方面，由我親自採訪，所以只有一個記者張素存，負訪政治消息責任。每

日油印五十份，除送總指揮部暨省府各廳處外，分寄平津之晨報，世界日報，大公報，益世報，庸報，西安之新秦報，太原之海陸空軍日報……常被採用，在北方新聞界頗獲得相當地位，至十月初，六路退出開封，亦隨之籌紉梁國矣！

河南民報的巧媳婦們

丁叔恆於六路入汴後，兼民報社長。當時三五通訊社在民報之西隔壁，比鄰而居，有門可通，無異一家，深知其中人才濟濟——鄧縣王若岑任總編輯，蘆儒常呼之曰「賊」，伊則喊蘆儒爲「老驢」，閒坐談則互拿筆畫賊與驢，趣味橫生。舞陽吳海亭任副刊編輯，綽號「大哥」，無長幼，咸呼其綽號。抑若湖北之傅瑞華，修武之朱雁秋，淮陽之劉家然及簡蘊三，劉潔齋，劉效先等，均當時編採校人員。

爾時民報出對開張編輯部最感痛苦者有二事：一，既不收中央社電，卽廣播亦無可抄，鄭州，太原，汴市軍政消息又少，平津報普遍市面，只有剪載滬上各報消息；然因隴海東段，平漢南段交通斷絕，滬報不能按時寄到，於是一剪再剪，無殊沙紅土爲貴尤可說，弄到紅土亦無，編輯們常嘆巧媳婦難爲無米炊了！閻馮部隊與中央軍呈相持狀態

只有補清地團造軍事進展消息，但非事實，進展到相當程度，便只好擱置在那裏了！
中國中其軍於雙十節入開封，段劍岷接長民報，不數日，又由劉遂真接收，旋綏靖主任
兼主席劉峙委其軍法處長方其道兼社長，秘書彭家荃兼總編輯，斯時贛人集資所辦之扶
羣印刷所，設於民報之西院，經理係方其道之夫人，常互通有無，雖估便宜，則局外人
莫之知也。

一字之貶

在三五通訊社一段，對向大公報發電通訊，裨益頗大，蓋等於插身軍政界中，隨時
可獲得重要消息也。惟作記者難，蓋獲得新聞材料，下筆撰述時，不但要抱「富貴不能
淫，威武不能屈」態度，更當有「無輪陸親厚友，概不除欠」決心，換言之，即有不顧
一切之幹勁，方克有濟。

記者撰述離汴後情形，對黨務敘述，有「隨馮來汴之一班黨務人員」語，當時省黨
辦劉仰山、曹煥章、馬乘風……雖均係舊相識，因一馮字，誤認為有諷刺意，大不諒
解，思有以報復，而不好意思，某次宴會中，由戴秋陽兄傳話，謂「不應下一馮字，使

閱者誤爲獨之黨……」。

余笑曰：「你們真是沒事閒扯淡，我是就事實寫，絕無絲毫惡意存乎其間，要認爲係一字之貶，便難乎其爲記者了！我又不是著春秋的孔聖人，你們怎麼多操心呢！他們疑心，你應當解釋，老朋友了，亦別我的空……」

經秋陽解釋後，其事遂寢。記者無意中引人恨也如此，迄今猶爲寒心！然我行我素，並未因無到閒話，而改本色。

新河南報傅瑞華

傅瑞華，湖北人，翩翩佳公子也！與汴高法院長吳貞續有舊，因其荐，任民報編輯，以到豫未久，迷於方向，常以鄭州在開封之東，蘭封在開封之西，友輩相聚，伊常曰：「一個人苦悶得很，請介紹個女朋友。」吾輩則曰：「你這傢伙，長得雖漂亮，不覺東西，那有資格講戀愛。」

渠脫離兵燹後，遊湖北，山東，復返汴，持介紹信，謁當道，居然發行新河南報，篇幅爲對開張，初社址設南大街，拉舊友撐編輯部台，筆者曾當票友數夜，以完稿後，

悔被賤少，屋復奇冷，謝絕；後移至行宣後街民宅內，改出四開張，娶得摩登太太，生外傳矣！

私人辦報，常感經濟恐慌，新河南當然不能例外；惟瑞華應村有方，每對討債者，歉則置之不理，硬則大發雷霆，恐嚇債主曰：「送你公安局」。某西服店頗爲刁滑，受氣後，以犯不上滾公安局，視其過門時，攔之索欠，傳竟爲所窘。所用包車夫，測驗其是否次外債方法頗應，蓋伊欠外債多時，則必曰：「大街上遇見熟人太麻煩，走背街。」

「環次外債時，又必曰：『小街僻得很！』走大街。」
後復移至南大街，竟購有四開機，設置印刷部，自力更生，頗可佩服。卅五年時該報轉讓於建國新聞班畢業學生，回鄂。抗戰後，曾見漢口出版之某雜誌有其作品，今則不知何之矣！

李國盛教明哲保身

卅五年中原初定，烟禁大開，徵收特貨烟苗捐機關，組織龐大，雖美其名曰「寓禁於徵」，實則大都以發財爲目的，勒派各縣款項，擾民滋甚，而省垣特貨公司林立，癩疥

子任意所之，隨時隨地可以解餓，豫省人士咸痛心疾首當局之措施，而無可如何，紛訴諸輿論權威之大公報，於是此民衆喉舌，險將該機關之組織系統表披露外，並製版刊登所發佈告，因觸當局之怒，積怨毒於余一人。

某日省會公安局科長張明軒派人往請，雖知必爲難，亦毅然前往，寒暄後，伊曰：「主席及秘書長因貴報登載本省公開種售雅片消息，大發脾氣，囑敝局對你逮捕懲辦，所以請你委屈幾天，慢慢想法解釋，先請你到優待室住……」

我毫不表示畏怯說：「好罷！謝謝科長關照！」於是便被送到優待室，實則即押犯人屋，不過是單間，將原住兩犯擠到間壁通房，騰出囚余。雖幸友人尙敬軒送被子一條，但無床鋪，無棹燈，僅有半尺高之土炕，而臭虫猖獗，全身墳起，稍一閉眼，便被痛癢亂醒矣！

次日看守人員知係反對公賣鴉片獲罪，異常同情，除代爲將黑饅換白饅外，不時隔欄扳談，精神上得不少安慰。入夜，局長李國傑訊問，張及另一不相識者陪審，儼然公堂形勢，毫不因認識而招呼，反故意擺起面孔。余反感頓生，毫不屈服，自傲「雖在縲絏之中」。係爲三千萬父老嗚不平，便昂然答覆所詢年齡籍貫等問題。

李問：「你爲什麼給大公報通訊說本省官買鴉片？」

我開玩笑似的道：「我是大公報的記者呀！」

「記者應紀事實，不該造謠……」

我道什麼謠？

「你說鴉片公開出賣，不是造……」

「局長請立刻到街上調查，看看林立烟館真象，我就事實報道，向不造謠；假設局長真不知……」

李立刻打斷我的話頭說：「事實是事實，但你在河南省政府勢力之下，應該明哲保身。」

「謝謝局長好意，只要不誣我造謠，我無話可說。」

「主席對這事氣得很！你想轉圜方法，我不但不和你爲難，還盡力替你開脫。」

訊後，仍被送回優待室，經張明軒數次研究，由我出名函報館更正，迨函寫妥，李認爲等於報告被竊，結果張擬稿，李核閱，余照繕署名，交伊等快郵寄出，取商號連環保後，恢復自由，然已四夜五日矣！

出獄數日後，館中回信，大意謂：「豫省鴉片公賣，有目共觀，台端担任通訊，既屢報道，又復更正，何矛盾之甚耶……」於是我另加封將原件送去，便了却此樁公案。

民國日報元勳李普鴻

河南民國日報於十九年夏創刊於漯河，由省黨部主辦，肇造之始，編印均差，遠中失軍克復開封，遂隨省黨部遷汴，設於省政府偏東之路南，無社長，由黨委互推一人主持，初編輯部有張傑雲，黃子超，王育九等，燕化棠一度任總編輯，爲時甚暫，爾時開封印刷業尙未進步，雖報自無既印廠所，全靠商人承印，于是排印亂七八糟，錯字連篇，不堪入目。

楊一峯負責時，聘南陽李鴻章，字由孚者任總編輯，伊畢業中央黨務學校一期後，卽從事宣傳工作，手筆既佳，經驗宏富，復勤于治事，勇於負責，視事後，先調整編輯部，延張逢沛，張履謙，孟叔玉，劉國明，馮新宇等。又親由滬購得對開機，鑄字模，並僱到大批精良印工，一行改版，煥然一新，值九一八事變，全社員工大賣氣力，份數陡增至二萬以上，每晨未出版，門口卽擁滿爭購者，遂取得本省報紙領導地位，迄今雖屢易人，而本報仍係當時由滬約來者，故論民國日報元勳，由孚可稱獨一無二。

念十一年本省考試官費留學，由孚參加焉！所有功課，成績甚佳，以不洽於某當局，

章及張耀山，氣得臥床不起，恨離鄉邦。後與孟叔玉遊學英倫，親供職國際宣傳科長。叔玉雖任教授，途沛在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工作，國明是財政部田賦整理委員兼專門委員，履謙本係川人，曾任成都電報局科長，現主辦今日新聞社，成績卓著，前歲函約供給洛地有系通消息，迄無以應，殊覺愧對故人，當時民國日報功臣。大都聚於四川，開話往事，可以自傲矣！

念二平冬民國日報陣容

李由孚去後，山東靳鶴聲繼任總編輯，係李敬齋先生介紹，蕭規曹隨，無大退步，惟編輯部人員，逐漸更換，僅剩逢沛，子超，尚有二度動搖，經一峯力爭始穩。

靳時省府秘書長張廷麻，不知何故與靳不洽，靳短張與相識某君，而某君與張關係較親密切，遂向張報告，並作證人，於是張商之地方法院，以損毀名譽罪，於某星期六將靳傳抵某期法院，不辦公，為靳說項者有力無應使，遂被押兩日，靳因之離豫，編輯總其聘者亦均隨走，僅剩逢沛，子超，而黨部常委陳性嶺，蕭洒，張天放以靳走報聞，斷掛版，太先面子，暨屬伊憐人隨時拉角，拚命支持，余遂辭職副刊，進民圖日報，

十一年九十月之交事也。總編輯輯何一平，率樂天愚往，簡繡三，王子英，摺採訪，張會真係編輯對，經理部經理房仲喬，會計畢惠宜，文書劉國明，其後王隱三，羅敦初，先後到編輯部，一班文化人無階級觀念，每上班後說說開開，備極融洽，敦初之「打頓」，隱三之「以以」，別饒趣味。往往有提議明天雖請客，羣起附和，民主式一決定，欲不請而不能，十之九在味繩縷，除一平每禮拜至少請一次外，大約編輯同人及仲喬等於輪流吃喝，常小費亦不付，在條上一批，飭堂官到社中會計上支，亦趣事也！

黃子超不請客

黃冠卿，字子超，疑天之杞縣人也！畢業軍校政治科，從事黨務工作。轉入民國日報，與國明，逢沛等均為社中老人，性溫和，好罵笑，初逢沛等戲呼其為黃狗，逐漸彼同事普遍稱呼，伊無可如何，祇得聲叫聲應，迄今筆者晤之，猶如是也。

爾時社中推舉主人請吃飯之風盛行，某夜編稿時，推定其次日請客，伊反復申說尚輪不到理由，堵耳不聽，並結論：「不管理由，邀會耐老暴去，你不到場亦扣帳。」次日午蜂擁至味繩樓，伊果未往，於是大家大吃大喝，條交惠宜，以其名下扣錢付飯館，一

聞而散。晚間復譏其放棄主人應吃之一份，一樣出錢，何酸乃爾！子超悻，暮惠宣質問，而伊倆亦罵笑，竟至鬧僵，惠宣氣，詢同人辦法，均悻悻曰：「大家分攤，」遂下眼焉！

子超陡覺難以爲情，聲明不願當冤頭，不是怕請客，明日仍在味藕樓見……羣皆答好，暗約不往，屆時，伊久候客不至，只好獨自小吃，晚責問人不該聯合抵制他，吾輩則謂平白攤份子，誓不甘心，你既破費幾個，算是公平交易；笑鬧結果，次日仍由伊請吃飯，全體均到，算罷戰言和，其後同人常引爲笑料。杞縣距汴甚近，以醬紅蘿蔔馳名，伊常返里，必要其帶，稍現難色，則拿出一元，或五角曰：「怕墊錢，先交給你，」於是錢不收，蘿蔔菜綠什消到了！

子超念三年冬脫離報社後，即到保安處工作，直至二十九年秋，始調升第五區保安副司令，現仍供職許昌，舊雨問其行蹤，余常曰：「黃狗當司令矣！」

和平通訊社

十九年冬兩河底定後，中央通訊社總社派楊一言到汴，楊與祕書長張廷庶同鄉，活

躍異常，與綏署省府合組和平通訊社，與總社交換電報，總社月出千元，綏署，省府各三千元，加以其他補助，月近萬元。各重要縣份所聘之兼任通訊員，待遇有高至二百四十元者，開中國新聞史上之先例，實在均係與當局有關人員，尚不撰稿也！

數月後，楊與彭家蓋等不治，離汴返京，中央社之發電憑照，亦留置和平社；惟以德關係漸疏，未幾千元取消，從此不交換消息。電照報雖未收回，而該社除間或發綏署省府德政外，不願多耗一字，遂成聾子耳朵。迨二十二年冬，總社又聘余担任特約通訊員，另頒一電照，一地送着兩電照，所發之電，反往往重複，發生不少磨擦。後毛某主持和平社，商定軍事消息由該社，其餘由余發，糾紛始少，毛雖注重業務開展，但從伊負重要工作人員兼差者多，且經費較最初大減，故未發達，至劉峙離豫，該社壽命隨之亦告終結。

吹牛編輯

何一平任民國日報總編輯後，其同鄉樂天愚隨往，樂時任河大農學院助教，自吹是留日學生，大學教授，惟知底蘊者，謂樂沒到過日本，牛虛朋友也。

樂到編輯部之第一夜，初與同人相見，趾高氣揚，時輒出對開一張嘴，伊手執之曰：「這不夠一個編，那用這麼多人，」當時全體氣憤，因未知其能力，均不之理。迨開始編稿雖甚快，但送稿工人，霎時往返四五次，先問爲何未標題，次問係幾號字，復次問幾欄長，最後稱難以排下，渠則迭次反詢什麼是標題，有幾號字，何爲之欄，排不下可以去幾個，表現一點常識亦無，於是相視竊笑，一言不發。伊靦顏解嘲謂：「那知編輯工作如此麻煩，向未幹過。」

次夜，彼與子超對面坐，將稿略點後，卽卑躬屈膝，請代標題，子超以仍得全看，始能着手，引以爲苦，樂亦自覺不好意思，用盡方式，爭編副刊，遂與余對調工作，而其繆兒童樂園開場白話亦寫不通，黔驢之技畢露，經理部常譏笑曰：「你們有樂天慈樣，的吹牛編輯，上天都行。」

樂雖係湘人，因怕人指其爲一平岡鄉，自謂原籍貴州，能力雖差，却長於奔走逢迎，到報館甫及三月，卽藉陳峻峯蕭雅齋之荐，受建設廳長張靜愚委爲輝縣區農林局長，其履歷又填爲河南開封矣！農林局肥缺也，伊受委後，彈冠相慶，走馬上任，臨去秋波，竟將所有社論剪送雅齋，附函稱係三月成績，一平聞之，大爲不滿，於是樂之一切，遂成每晚編輯部談話資料焉！

紀旅行宛屬的伴侶張文峯

念一年夏，大公報派筆者旅行宛屬，側重在視察宛西自治真氣。蓋當時國內認本省有兩個特區，一卽宛屬自治區域也。由開封出發過許昌，經襄城，葉縣，方城，南陽，鎮平，內鄉，鄧縣，新野，唐河，桐柏，抵信陽，塔車北土，至駐馬店，旅伴張文峯始告別返安徽阜陽原籍。溽暑中行千六百里，將鎮內自治向國人報道，雖回汴後，當局有「張了且爲反動派張目」一語，但自覺收獲頗大，無愧於心，文峯伴行之功，實不可湮沒焉！

渠名岐山，身軀壯健，氣宇軒昂，性豪爽，善交際，在河大社會學，與余同班，同屋，甚相契合，無異手足。當時應民國日報，民報撰稿約，作伴同行，辛苦備嘗；尤其鄧縣到桐柏土匪如毛，井樓間匪警，欲入寨暫避，而當地民衆不知記者爲何物，堅拒不納，幸巧遇友人楚德潤帶十一路之教導隊赴桐柏，得以同行，方免於難。

文峯畢業後，今建設廳長張仲魯接長河大，以成績留校助教，後任附屬高中指導，復共同組織大北通訊社。附中結束後，四皖担任省立職工學校導師，然值寒暑假，則僕

僕安慶開封道上，訪中原舊雨談心。安慶吃緊後，伊帶友輩行募款項西上，途次遇潰兵，行將遭劫，見機以三百元慰勞，得以安全。入川後，任國立中學副主任，旋川教廳委爲督學，未到差，適教部委許季康爲國立十中校長，堅邀往助。雖初以眷屬任合川，謝不願往，終因許及仲魯先生相勸，毅然到甘肅之清水，代許籌劃一切後，遂來豫代聘教職員焉！

渠由洛抵宛，係二十八年元月杪，卽廢歷二十七年年終，時筆者隨十三軍長張翼三任祕書，伊卽下榻軍部，間日敵機大舉炸宛，相攜避入假山下洞內，雖附近落彈五枚，危險殊甚，幸尙無恙。旋文峯赴鎮平，過舊歷年後，逢沛夫婦應約與之同赴西北，到寶雞後，逢沛等十餘人起早前往，伊因校務到天水，匆匆料理後，乘軍用汽車返校，途中車壞，覓挑夫肩行李步行，傍晚至距校五十餘里之肅家崖，被匪徒狙擊斃命，死狀頗慘哀哉！

搖頭擺腦案

念一年開封之河南晚報，係軍校同學所主辦，社長爲江西雷德，總編輯名義則民國

日報編輯湖南羅敷初應承以當登社會新聞。且有時故加宣染，與新聞毫無涉於地法院，該院胡推事訊時，森嚴其面孔，對羅意存刁難，翌日該報描寫訊問情形，謂胡搖頭擺尾，胡以一擺尾以侮辱，控告晚報更正啓事，稱尾字係腦字之誤，手民錯排，於是搖頭擺腦案起矣！

這結法院弄法，報社舞文，弄法者憎舞文者開玩笑，羅織條文，必欲陷於囹圄，舞文者憎弄法者，幾知其不顧人知，愈擴大宣傳，門至最高潮時，孰初撰法警之拘捕也，避民國日報兩日未出，時梁園同業大體一致，記聯會通電來援助，人不親行親，國內報紙均登載，案遂轟動全國，後胡不願再作文字箭垛，自甘退讓，方行告一結束。

樂天愚請不到客

天愚與同人相處欠佳，既藉報社關係與林局長，而走時普通周旋亦無，因更增同人不滿。適子超有友人在該局服務，過汗談樂辦公棹上將所有收到之高級信封，排列整齊，常吹郭春濤係其總角交，電約往任司長，于右任先生知其係農林專家，請其充西北農專校長……局中好事者，就其平時舉動，編打油詩曰：一九幾才子吹法螺，日

奉條來未到過，西北軍中當書記。農專學歷靠不着，着手編報長了臉，梁園兼課誤人多。

一篇篇幅長，極盡挖苦諷刺事，惜筆者善忘，不能照錄金鈞耳！

廢院既係肥缺，其愚性又愛財，為時不久，空氣極不佳，伊思利用報紙欺騙，穩固地位，先以平信附自擬之稿，置之不理，繼由平信變快信，再三再四，均不過為字紙箋添材料。某次伊到鄂，請建廳秘書主任馬筠岑首座，編輯部同人及仲喬皆在被邀之列，當時僉推測其意係恭維筠岑，解釋舊嫌，利用報紙，想一舉而三全，當約定全體皆知，某日午三時齊到隱三寓小酌，二人不進前去。蓋隱三當時尚未結婚，在僻靜之財神廟街贊房獨居，常不在家，知者甚鮮也！樂電報報社催請，找不到人，苦了小大飯莊夥計的腿仍無結果，十一點的宴席，待至午後四點半，仍祇筠岑一平兩人，驗證了「備席容易

請諸客難」。

京聘楊雲以舞弊，被其會財檢舉，伊畏罪潛逃，被省府通緝，中原遂不見此一身兼湖南，貴州，湖南三省辦費人焉！

二平仲喬的傷心事

臥室朝陽灑落術

二十一年改組後之民國日報編輯部同人，大都係純潔青年，認爲報紙職責，在作民衆喉舌，故對摘發貪污案件，常盡情揭露，某日探登武安通信，係攻訐卸任縣長邊萬選者，因引起軒然大波焉！

斯時無社長之設，由省黨部常委中之一蕭雅齋主持，因該項消息，大事糾纏，並要求報社非自動更正，登道歉啓事不可，雅齋係好好先生，被迫允焉！而報社同人堅持不肯，延宕至雅齋非令次日見報不可，編輯部反對益烈，有一爲保持報格，寧停刊不道歉一，至夜十二時，尙未編稿，以雅齋如固執成見，則全體罷工，以謝黨部，以謝衆人，經一平仲喬奔波數次，最後雅齋已就寢，兩人立窗下請示，伊大發皮氣，置之不理，後知翼嚴重，始允登更正啓事應付。

率真的簡蘊三

黃河在鄭州以下改道，歷史上幾成定期律，初改新道，水患極少，數十年後則河床已高，不斷泛濫，而河務人員忙焉！念年以來，汴垣人士每逢大汛，惕然心驚。因開封城比河身低，如由黑崗決口，水往下流，全城必盡爲魚鼈，於是水督之清低，流量之大

亦，遂爲新聞重要材料。

爾時河務局長陳汝珍，不喜接見記者，引起同業不滿，憶念一年夏民國日報擔任採訪河務局消息者爲簡蘊三，某日往訪消息，科長吳樹聲告以真象後，以係豫南同鄉附帶曰：「吹噓點，好要錢，」率真寫出原句登載，大開河務局玩笑，陳局長雖恨，亦無可如何！馮樓決口後，大公報派楊汝泉到汴視察，訪陳被擋駕，適南關挖土者於城河中見小蛇，有人謂係大王。遂以香案迎供南門內亭中，愚民爭往叩禱，陳等亦親拜祭，楊所發專電，有局長陳汝珍乞靈大王語，本係事實，難請更正。後與陳有關友人謂大公報亦開玩笑，當以採訪被拒，殺所見聞，焉得爲開玩笑。

兩次事件後，陳遂改變態度，余往訪可逕進其屋，視察河訪時往往先以電話約，將汽車開至門口邀前往，待如上賓。當笑謂同業曰：「此受楊汝泉，簡蘊三之賜也。」

滑稽家楊汝泉

楊汝泉，字時中，河北省靜海縣人，幼年失學，曾一度從戎充司書，頗努力自修，兼精術可，靜海密邇天津，投地方新聞稿於大公報，質量與時日俱進，每月竟可獲稿費

元元，爲各縣投稿者之冠，遂得進報館工作，著有滑稽故事集，滑稽詩文樂，可當滑稽家而無愧。

十九年中原大戰時，奉派到豫探戰地消息，因與軍長譚松亭係舊同寅，每日出入槍林彈雨中，所寫長篇通信，有聲有色，爲大公報增光不少。少其人瘦弱細長，初望之，若有芙蓉癖，衣服復不講究，然徒步旅行，自肩行囊，不讓苦力，又真能到民間去，打入各階層，以有力之筆刺貧官污吏，寫民衆疾苦，刻畫入微，毫不顧忌，引起讀者佩服。

來豫數次，發陳汝珍之拜大王專電，迷周鵬年貪污情形，得官真像，及鄭州車站悶死新兵消息，譏刺軍政當局，不遺餘力，但均係起身炮，見諸報紙，伊人早已離豫，雖事前絕不露口吻，與余及鄭州同事宋北青惹不稍麻煩。但當局必欲得而懲之，然以記者立場論，因應如是也。

黃黑狗與兔子

二十一年後之民國日報社址設省黨部，距市中心區甚遙，同人等復嚴以律己，無豪華浪漫習氣，而人生精神必有所寄託，於是開玩笑之風盛行，彼此互起綽號焉！

房仲喬美風姿，愛修飾，子趨黨呼為小喬。辯國明腿，則稱之為拐仙。酒家曾一應被五蟹不徵號，但均不肯遷，聲呼聲應者，有黑狗與黃子。黃狗為杞縣黃子經，已詳黃子趨不諱容字則。黑狗為衛輝李輯五，短粗精幹，無學歷，長於生意經，先服騰轉民報、民國日報發行延之，為子為江西涂公途，鼻眼皆空，聰明絕頂，能寫作，常奔走於名教授邵次公之間，事以師禮，初同人減其名之第三字，呼為涂公，實轉為為公，追開玩笑，又變公為子，遂成免子矣！憶某夜人民會場演劇，王子英購小皮免一，拍，則免書吉慶，時陳公途曰：「你的形相」引得全體轟然大笑，渠亦不之怪。輯五二十七年春尚在海陽辦訓練，後即不知去向。公途離豫後，從事於團務活動，現為青年團中央團部之要角矣！

立體文章

華北各省新報，過去無社論編輯，普通均由總編輯撰擬社論文字，亦難以留學生自做，而國文根基甚差，認作交為苦事，敷衍湊合，以自己不是筆為目的，然常受同人諷刺。延慶則所撰業此王俊傑於編輯部見習，名司剪報，實則遇不得不作文章時，低頭苦思

一大綱後，交其起草，藉以藏拙也。

憶民國日報三週年紀念，兩人照例完稿後，一則以係大典，囑余修改，常亦以關係報社顏面，揮筆將重複冗長處，完全塗改，少年氣盛，並譁議其文字不通口吻，一平滿臉通紅，解嘲曰：「文學亦是科學，幾何有平面幾何，立體幾何的區分。文章亦有立體文章……」

氣憤答曰：「我學識淺陋，只知文章不應該像賣油饅餅子的，油饅燒餅，燒餅油饅，兩重重複複，絮絮叨叨，既是立體文章，還用原稿好了！」

一平笑謂：「我是那樣說，還是你改的對，當然用改過的稿。」余以其口頭事實為讓步，遂一笑置之。

開封專電託拉斯

報館內勤，俾夜作畫，非身體特殊健康者，工作一階級，鮮不衰弱，太太們不喜歡丈夫從事新項工作，尚在其末，民國日報編輯部同人，深嘗苦味，遂商議每隔一時期，派工作特別重者，參觀國內各大報館，籍以修養身體，增加見聞，一舉而兩得。

念三年季秋輪流至我，與宋北青，房仲喬，及其父房幼賓先生結伴參觀京滬杭，一老三少，雖幼賓先生非常隨和，並不依老賣老，然當長輩前總覺拘束，故常請老先生休息，偷空出外玩樂，回味殊覺可笑。

到京後，訪中央通訊社蕭社長同茲，詢在汴採訪經驗，到滬訪申報總編輯張蔭和先生，訝以電照尚未收到，當囑主辦人從速，於是返汴後，中央社，申報，發報電憑照，均行寄到，當時國內各報在汴發電者，僅大公報，中央社，申報，新開報，時事新報五家，新聞報之電照在馬鶴岑手，伊資格較老，且係建廳秘書主任，發報甚少，時事新報係汪沛担任，余之同姓，隔鄰，同學，從念一年即住同院，搬遷數次，迄未分離，鄰居譚篤庵兄弟，稱曰張大先生，張二先生，念四年移居至遊樂街三號，發國內新聞電，盡出吾門，友輩目爲開封專電託拉幫。

民國日報風波記

念一年後之民國日報同人，吃喝說笑，感情異常融洽，雖大部少年氣盛，然彼此頗能相諒，遇事開門見山，毫無隔閡，一平復能忍，吾輩有時對其冷言冷語，伊則一笑置之。

之。爲報社極盛時代。自念二年涂公遂加入，伊一度在滬南晚報，與羅敦初，趙惠霖相處欠佳，伊等常數其短於編輯部，先入爲主，其進報館也。預是同人不知，一平宣佈，已成事實，全體復不愉快，但編輯刊與同人接觸時少，無磨擦可能，惟其後一平一變，容忍態度，同人遂不復如往昔之融洽，漸至於隔閡。

迨念三年春子超返里，敦初患病，均遭其白眼，兩人歸來病愈後氣憤填胸，時余與逢沛同寓延壽寺街二十八號，有小客屋間，常厲集發牢騷，有倒何，擁仲喬或隱三繼之說，實則信口開河，並無計劃，而余兼大公報，申報，中央社三家發電通訊，晝夜忙碌，引以爲苦，常有一不幹他媽的民國日報，多拿百元，等於發售性命一語，蓋吃不清辛苦也。

五月初某夜，敦初請假國明亦臨時請假，祇留子超，逢沛與余，擬難爲老何，使其拉公遂亦坐夜，遂留條請假，何即登報謂余已請長假，當時全體不滿何之措施，準備罷工，而何手腕靈活竟藉小紅織關係，由雅齋強迫子超，敦初聽命，咸通已離社之工人復返，仲喬左右爲難，走避鄭母，隱三時任省黨部宣傳科長，謂讓兩方表示力量，即自己袖手旁觀，於是何竟得維持出版，余與逢沛，國明，會真成脫離報館，遂成軒然大波。先陳峻峯，王星舟提出一平與隱三對調，余接長河南通訊社，何已接受，而伊等復欲令

一平請求國表示非隱三想藉機攫奪社長，牽延三日，何受其他有力者德勸，反明白拒絕接受，遂成僵局矣！

余等迭向洪特派員陸東及中宣部控告，八月間洪下令逢沛，國明等速速回社服務，派獨新宇抵余缺，何亦拒絕，洪乃報告中宣部，因免何一平職，派詹潔吾繼任，何居然將報社全部機器移縣黨部，準備獨立出版，而詹與劉峙同鄉世交，晤劉述何拒絕中央命令，胆大妄爲真象，言外並露係劉之下支持，劉勃然大怒，欲嚴懲何，方其道知事態嚴重，令何將一切復搬回原社址，按正式手續接交，因是之故，余等離報社後，何新委之人，無顏再待，逢沛等三人恢復工作，風潮始告一段落，計自五月初起，至十月初止，爲時歷五月餘，說者謂骨子裏係黨政衝突云。

憶張季鸞先生

張季鸞與胡政之兩先生是吾國新聞界權威大公報的兩根柱石，胡先生是總經理，張先生是總主筆。季鸞先生逝世了！逝世於反侵略陣綫形成時候，是大公報的不幸，是世界同業的不幸，尤其是黨國的大損失。

我從十八年十一月開始擔任大公報的開封通信工作，二十三年到報館所在地的天津，首次晤見季鶯先生。八一三滬戰爆發後，先生從上海，經開封轉漢口，籌備滬館移漢出版，陪行的是何毓昌兄，住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。僕僕風塵中的先生，比較在天津時的精神衰敗，焦黃的面龐，蒼白而稀疏的鬚鬚，配合着低瘦的身軀，充分表現出半生俾夜作晝，仗一枝筆爲黨國忠臣，爲民衆喉舌的功勳。當時主席商啓予先生，民政廳長李涵楚先生，教育廳長魯若衡先生等都親到車站迎送，李魯兩廳長公暇即到招待所，幾乎每天兩三次，加以同業及各界慕名請益的很多，大批新交舊雨，形成座上客常滿；但先生待客的態度，沒有兩樣，我暗暗贊嘆先生腦海中已無階級地位觀念，超凡入聖，到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地位，這態度是報人楷模，記者中的羣賢。

記得有一天的深夜，只有先生，毓昌和我三人，由河南的政情，談到抗戰的演變，交通的困難，遷漢出版的種種問題，我安慰先生說：

「以先生的人事關係，半生的經驗，一切困難不難克服，况先生的精神還來得及……」

「老了！旅行的辛苦都有點受不了！但國家民族在遭危急存亡之秋，我不忍，亦不

肯退出個人的崗位，支撐過這神聖抗戰階段，無論如何總要退休。」先生傷感堅決的說

武漢退守前，大公報準備遷渝，因了交通的關係，停止各地通信工作，在河南爲大公報服務十年的我，名義上既擺脫了，爲了生活，遂改業幕僚，但三年來精神上常繫念着編輯，懷念着「老當益壯」的季懋先生，不料抗戰到了最後的階段，造物竟奪先生而去，毀破了我們精神國防上一個最堅強的堡壘，這個損失，怎麼都彌補不了！只好認爲千古遺恨！

先生的道德文章，用不着我這後生來說，說亦不能詳盡，不過大公報的讀者，十之七八先讀社論，我知道每天社論的來歷，是當前發生的問題，編輯部重要人員各抒己見，然後由一人執筆，這執筆的有時是政之先生及王芸生，曹谷冰等，多數出自先生之手。關於先生所主持的編輯部的特點，據我所聽說出的，有下列四點：

一，各報館編輯部都是深夜開始工作，大公報則午後二時至六時，內勤們都要到編輯部詳細閱點各地來稿，所以入夜能從容編發，不會因稿如山積模糊發出，出大錯誤。

二，各報內外勤大都是固定的，當外勤的沒編輯經驗，當內勤的又短於採訪技術，大公報的內外勤時常對調，所以都養成全套本領，遇重要新聞，可動員全體採訪，內勤

業務忙時，外勤可隨時參加工作。

三、國內外重大事件發生，立刻就注意到，電示該地通信員加緊工作，或竟加派人協助實地視察。記得黃河於馮樓決口後，李天織兄被派到汴，同往視察真象，七七事變後，楊士璋兄被派取道津浦到汴，徵詢軍政當局，對日意見，董莊決口，我每發電達五百字以上，還電告務求詳盡，這不惜旅費電報費，爭取時間，在國內各報館實不多見，但以不重要消息，浪費電報費。使會受到責備。

四、記得在汴時，除電報不計外，每月規定至少寄四次長篇通信，發不夠時，月終會接到少寄幾次的通知，我十年記者生活，除担任本省各報社編輯外，先後會兼中央社，申報，華北日報，申時電訊社等工作，但都沒有大公報督飭的嚴厲。

在李鸞先生領導下的總館及各地外勤們，篤守記者本分，確實站在崗位上，忠實的對各項新聞報道，不受利誘威脅，把大公報聲譽培養得蒸蒸日上，已昭昭在人耳目，更用不着我贅述。

九月十一日於戰區幹部訓練團第四處

交情夠得上

找事情找工作，一個找字，把粥少僧多人浮於事的真像暴露得無遺。

其實一般賦閒的人們，每天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只要出了空缺，總會探聽得出，不過所請的說客，上的供食，能不能打動主管人員的菩薩心腸，是很大問題。所以除了舅舅，姑爺，少爺，因裙帶關係，彼此利用，坐在屋內品茶，吸煙，不費思索，更有顧問參議拿錢而不做事的官送給他們外，其餘的便只有每天奔走鑽營，於是一二等要人，三四等要人的門口，遂如舊都的八大胡同，開封的第四巷，車馬水龍了！

找事情的既熟且急，造化小兒偏有心開他們的玩笑，弄出派別系統等東西。在派，在系的，資格老，有到撐着主管人的耳朵，強要位置，不給不行的，空不濟，也是個功狗，必須敷衍。弄得要人設法製造機會，儘先安插，極力奔走鑽營的，祇有徬徨踟躕不得其門而入啦！

不是爺輩，不在派，不入系的人們，如交情夠得上吃主管人的飯，住主管人的房屋，花主管人的錢，那麼要人們都懂經濟學，也許順便安插你。

號房哲學

號房是一個機關的咽喉，一切一切的客人都要經過，位置雖卑，權和責任却異常大，要沒有兩套哲學，挨罵事小，打破飯碗事大。

坐汽車的是特別客，坐包車的是上等客，其餘以下，不足理矣！特別客光顧，不問生張熟魏，打開車門，鞠躬如也的致敬後，如飛似的嚮導着往內走，上等客來臨，雖也滿臉陪笑的問長問短，但詢問的骨子裏實質是偵查與主管人的關係，好在早有着看不在在法寶拋出去，可以伸縮自如，假設片子拿上去，主管異常高興歡迎，客人出門時，要恭恭敬敬將他的住址問清楚，留在簿子上，免得主管召見時，沒法尋找；如果主管看見片子纔眉頭，發怒擋駕，竟可聲色俱厲的以不在家三字回絕，再來，三來，依然一口回絕。所以奔走權貴之門，要知道主人對你的態度，可看號房的態度：直接引進的是上賓，在家的讓看看會着客沒有，是仍不失賓客的資格，明明在家，而一口謝絕，此路不通，莫再勞腿。

至會小職員的，當然沒汽車，包車可坐，都是失勢落魄的倒霉鬼。高興時，順便給他傳一碟；不，或以出去咧回絕，或讓他老等着，反正他所找的人，沒打破當號房的飯碗權力。

拉攏與對付

我們貴國的公事公辦，暗含着吹毛求疵，故意挑剔；面子事兒，便毫無顧忌，一場胡塗。因為講面子，形成光棍大朋友架社會，於是拉攏與對付人，遂成一般人生史中最要緊事件。

治學與作事截然兩途，人格和拍馬更是成反比例；所以屈原，賈賈能當起學識淵博，品格高尚的評語。反抑鬱以死；彌子瑕，丁謂自甘充兔子奴婢的，到飛騰黃達，則想混闊，拉攏要人之道尚焉！你頂好生來就是個天才，對於寫字，繪畫，作文章，下棋，唱戲，拉弦，彈琴，賞鑒古玩，以及吃，喝，嫖，賭，吸大烟，件件精通，能投人之所好，隨時充指導員；那已經具備基本條件了！然後看着要人們的臉說話，他喜也喜，他怒也怒，再進而能先意承志，像古時孝子事奉父母，便大事定矣！如果再有個臉子漂亮，善說會道的太太，先從拉攏要人太太入手，慢慢不惜犧牲色相，與要人發生特殊關係，有內線外包，必然官運亨通，財發百萬。

諂上，驕下，交歡同級，歷來作官人奉為圭臬，現在時代變了，金科玉律，似乎也

有改良的必要；對付七級的諂媚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拍馬，百變不離其宗，拍馬當然應該而又應該，不過僅拍得主官心裏舒服，未必信你有旋轉乾坤的奇才，那麼補缺救偏，必須吹牛才成，交歡同級，依然適用，但方法要隨機應變，然能拚着全付精神，把鈔票看成糞土，毫無難處，騎下似乎沒有什麼錯誤，繳細考究，便發現太腐敗不適用了！蓋現在主官屬員的關係，骨子裏下級仍然是奴隸，表面因受歐風美雨的薰陶要講點平等，再擺上級架子，難保不碰釘子，必相貌上裝出禮賢下士，公事方面得過且過，方能賺得下級擁護。

好人和搗亂份子

有人打了左臉，便把右臉給他，這個不抵抗哲學，不能讓托爾斯泰專美，因為我們貴國的民族精神中，早產生了一打我，我不動手；罵我，我不還口，」的格言。這樣沒方法的方法，在孟子講仁義時代，也不敢保險能碰到不打笑臉的好漢，值這弱肉強食世界，你甘願裝孫子，誰又肯當你的祖宗，所以現在所謂好人，除非王八走着甌運，早已死了，老闆高興你絕對服從，伙計們喜歡你是個傀儡，不但不會趕你，還要特別維持擁

護。不，管保到處受排斥，找不到飯吃。

搗亂份子則不然，有升天帽，入地鞋，無堅不鑽，無孔不入，挑撥離間，與風作浪，想趁機會由徒弟升伙計，由伙計升掌櫃，由掌櫃跳股東，只要對自己有利，就不管他媽嫁給誰，遑論國家民族的衰亡，社會秩序的紊亂呢！雖說有時學了點，「撫劍疾視」態度，模仿「鴛鴦救當我哉」口吻，拍着棹子，張着血盆大的嘴嚙嚙叫，大有不給事幹，就要拚命樣子，或步武申包胥泣師秦庭，痛哭流涕，搖尾乞憐，但這只是銀樣臘槍頭，和以柔克剛的末技，並不是真本領。這千百般運用，既賺得搗亂份子頭銜，於是東家曰，這傢伙不是東西，不使得罪，需要敷衍敷衍，西鄰曰能踢能咬，如歸我用，是個好走狗，推而至於南鄰北舍，同村同鄉，都覺得有利用處，開罪不得，遂大吃開而特吃開

奔走權貴之門

無能沒關係，有權就吃得開。所謂權貴者起碼有資格剝削平民，嚇詐鄉愚，甚而能剝削那剝削平民的嚇詐那嚇詐鄉愚的。

權貴既是怎麼重要的東西，門口當然車水馬龍，你要拿記者訪問要人態度，奉行故

事的間，得到隨口敷衍的答，一曝十寒，不吃四兩勁，與奔走之道無關。那麼，既用奔走工夫，必定常來常住，往來不絕，有公事請示，去要人公館，有私話報告，也去要人公館，沒公事，沒私話，依然要到要人公館內坐幾個鐘頭冷板凳，織梁磨綉針，功夫到了，便不愁大事不成。

可是朗朗乾坤中，不適宜鬼鬼祟祟的行爲，權貴們雖一肚子男盜女嫖行徑，在青天白日下，必定把態度擺得端端正正，發冠冕堂皇的言論，所以善於奔走的人們，白天都裝得像濟台滅明非公事不到要人的屋子，留着兩條腿的精力，到夜深人靜時用。

潑皮胆大不要臉

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湯三使往聘之，除掉一般讀書人，知道的似乎不大多。劉備對諸葛亮三顧茅廬，便成婦人孺子，無所不曉的了！其實孔老二時代，還一車兩馬，僕僕風塵，沿途喊着：「如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」的口號，好像「買杏麼？甜核杏，三個子兒兩個」。結果還沒人理，數百年後的諸葛亮，到那麼吃得開，所以我早疑惑徐庶走馬荐諸葛，是互相標榜，織履販夫的呆劉備，上了他們的當。

現在人浮於事，較諸萬亮時代更甚萬倍，你要坐到家中等工作，那真是癡人說夢，絕對沒實現的希望，所以一般想謀事的人，都是自己吹自己，遇有機會，便露一鼻子，所謂風頭主義是也。風頭主義家，內裏雖是空空如也。外面必裝出各色雜貨俱全樣子，無論文學，哲學，社會學，水利工程，土木工程……提起來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，口裏到過歐美，走過東洋，說到國內各大學，更順口講著那個這個畢業，反正騙死人不償命，大氣吹着，比較不吹有辦法，信口開河並沒失信，管他娘嫁給誰，只要有喜酒可喝。遇見考據家，要一椿椿，一件件實事求是，打破沙鍋問到底，也許可以扎穿你的西醫景；但風頭主義，要具有潑皮胆大不要臉的條件，那沒有關係，臉都犯不上紅。

冷冷清清的樂趣

光棍一條的人，見着朋友攜嬌妻逛遊藝場所，過甜蜜的家庭生活，便急得眼紅，想羨慕煞，大喊寂寞，孤獨，煩悶，有不能生活下去的局勢。

其實是只看到表面的甜蜜，未嘗着內裏的苦味。有太太的，誠然在某種時間，某種情形下，精神上可以得到不少安慰，只是家庭的責任，好像萬鈞的担子，既往肩上一放

，就不容易卸下，時候已久，定會壓得愁眉苦臉，有早知如此，悔不當初之慨！開門七件事的瑣屑圈子，無論怎樣也踢不開。嬌妻愛兒的生活費用，又要牛馬式的盡量拉來。明明是嗆子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，旁人偏口口聲聲的羨享詭福，任你說破嘴，陳述有太太之苦，但沒有體驗過的人們，總疑惑妳在說俏皮話，有意打趣他。

反過來看光棍一條的人，自己吃飽，全家不飢，朝得千金，不妨黑夜散完，有了很着，沒有忍着，海闊天空，自在逍遙，雖有時感覺到一點冷冷清清，但比較那有多方面牽掛的人們，畢竟苦樂不同。

自暴自棄

一般知識份子，當中學生時代，大都心地純潔，血液沸騰，具有初生牛犢不怕狼的精神，遇事敢作敢為，毫無顧忌；但所接觸的範圍，跑不出學校那個小圈子，對社會沒一點經驗和認識，覺得一切一切的改良家、革命家，都沒有硬幹精神，真實本領，只要自己學成出而問世，易如反掌，便能使妖魔潛形，光大化日。

灌而到大學時代，與社會接觸的機會愈多，愈感覺到天下事不像自己理想的那麼容

易，驕氣漸漸退了。胆怯便順着上來。泊乎實地踏入社會，那五光十色，千奇百怪的現象，把你引逗得眼光亂繚亂，神志昏迷，方覺得魔術之大，浩如淵海，渺小的道術，閃躲還不夠，說不到防禦，更說不到拿妖捉怪，祇熱心變冷，懼怕豺狼當道而繞路前進的，還是心志高尚的事業家；中等的便覺得犯不着爲羣衆的利益，自己犧牲，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」也算無愧於心；最下的抱定反正社會不會好，聰明人欺騙愚呆的，更聰明的又欺騙聰明的，自己不作壞事，壞事依然有人作，趁水摸魚，混他幾天，管什麼三七二十一呢！

知識份子自暴自棄，抱趁水摸魚主義，再過十萬八千年，社會也不會有絲毫改良。

感情和理智

人是感情動物，一切的活動，都是感情在鼓盪着，社會是感情鼓盪着的人的集體，社會的一切推遷，也是感情在蒸發着。沒有感情，人便呆板了！社會便僵死了！感情既如此重要，人們當然過分的重視牠，於是只講感情，不管其他。所以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！」只要是站在自己旗幟之下的私人，不管他是什麼玩意兒，有

機會盡量提拔，就是惹下彌天大禍，可能時，定替他一股腦兒担起來；反之，他就有異才實學，品行端方，必設法壓制得不露頭。或吹毛求疵的，弄個莫須有罪名，一脚把他踢到萬丈深淵裏。無怪乎識時勢的俊傑們，如蟻附膻的尋後台，依靠山，抱大腿啦！

聖人在幾千年前就看出這個毛病，特製造出一種理智的藥來從事補救。想使王子犯法，與民同罪，拿理智的水，稍煞感情的火，免得牠們把社會燒得焦頭爛額，體無完膚；但是雖有人奉爲信條，身體力行，作到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」地步，矯枉過正；而人類中之百分九十九，仍是偏重感情，抹殺理智。親親，疏疏，親疏，疏親，沒有三人以上團體，真正一致，今日合作，明日便分裂，一團糟糕，社會國家，便無不糟糕了！想救國家，救社會，必人人把腦海放清冷點，拿理智把感情束縛着。

崇尙氣節

個民族能在世界上生存，必有一種特殊東西在維繫着，這東西原來小得看不見，摸不着，經幾千萬年的發揚光大，弄得在這個民族所佔的空間中，彌漫了天，印滿了地，逆鱗縫中都塞滿了！池鼓盪着，什麼魔鬼糾纏，都可以擺脫，要停滯了，便快走上海

亡的道路上。

維繫我們中華民族生命的是什麼？除物質外，在精神上，我想也許就是所謂「氣節」。從前仁人，義士，掛匾額，立牌坊，大概是表揚這種精神，希望發揮而光大牠，所以蘇武，祖逖，岳飛，文天祥，……一直受後人的崇敬膜拜；馮道，秦檜，……便被人唾棄。現在真是中國「氣節」的世紀末，薄儀是認賊作父，甘當傀儡墨，賊士毅，沿照小鄭孝胥輩，更是有官可做，有財可發，不但可恭維侍奉日本人，就是俄國人，英國人，美國人，印度人，在他們看着都沒分別，國家怎能不日蹙地千里，民族怎能不危如累卵呢！

不要維繫我們的古老民族，有光榮歷史的國家，在於物質的建設外，必須使人人做到仁人，義士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才行。

禮義廉恥

將來著中國文化運動史，五四是值得大書而特書；不過我們貴國人，歷來好犯矯枉過正的毛病，因為崇拜新的怒潮，想博得急先鋒美名，便不管舊來的對與否，一概抹煞。

，結果舊的基礎摧毀，新的建樹未成，青黃不接，社會現象形成亂絲一縷，氣得老先生們慨着鬍子，大嘆人心不古，世道衰微。

譬如「禮、義、廉、恥」幾千年來視做立國要素，所以有「禮、義、廉、恥，國之四維，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」的古訓。平心而論，四維中除掉「禮」被蒙上一些塵埃，變成有心作偽，只講繁文末節外，其他簡直無可訾議；然而受過虛偽底新文化洗禮的人，大都一度感覺着：禮是矯揉造作，應該由全力把他撕破，義是呆瓜纒肯遵守，聰明人不應該那樣固執不遵，廉是再耐苦吃，放棄物質享受權；恥是懦夫行爲，不適合廿世紀。於是父子平等，師生關係更值不得一提，家庭革命，抬員驅長，成了鬼魅似的。其他爾詐我虞，互相欺騙，狐假虎威，設法大飽食囊，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等等，更不必說了！

現當國家民族危亡的關頭，想努力挽救，在物質方面要復興農村，在精神方面要提倡個人守禮節，講義氣，尙廉潔，知恥辱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四日初版

入川紀行

實價國幣二十元

著者 張

出版者 河

發行者 中

版權
不准

歷

丁

二十

出版

要

出版

版

1131

8.971